

臣門

群書集事
洲海

二十五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二十五



臣門

濫殺

汎濫殺及無辜者

楊素臨兵斬卒

北史

楊素字處道隋文帝時開皇十八年為靈州行軍道大總管多
權略乘機赴敵應變無方然大抵馭戎嚴整有犯令者立斬無
所寬貸每將臨寇輒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下數
十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則已
如不能陷而還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二百人復進還如向法

將士股慄有必死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為名將素時貴倖言無不從其從素征伐者微功必錄至於佗將雖大功多為文吏所譴却故素雖嚴忍士亦以此願從

裴蘊峻法北史

裴蘊隋煬帝時擢為御史大夫時楊玄感之反也帝遣蘊推其黨與謂蘊曰玄感一呼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即相聚為盜耳不盡加誅則後無以勸蘊由是乃峻法埋之所戮者數萬人皆籍沒其家帝大稱善賜奴婢十五口

高駢逞殺唐書

高駢字千里唐僖宗時為交州節度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蜀有突將分左右二廂廂有虞候詰火督盜賊有兵馬虞候主調發駢罷其一各置一虞候又以蜀兵孱詔蠻新定人未安

業罷突將月粟并餐錢約曰府庫完當如舊又團練兵戰者厚其衣粟不團練者但掌文書倉庫衣粟減焉駢曰皆王卒命均之戰士大望于時天平昭義義成成軍合蜀兵凡六萬駢之自將出屯也突將亂乘門以入駢匿於園求不得天平軍聞變其校張桀以士五百格戰不勝監軍慰撫之皆曰州雖更變亂戶口尚完府庫方實公削軍粟以自養不堪其虐故亂監軍懼講解之取役夫數百名叛卒籍斬其首乃定駢徐出以金帛厚賞士開府庫悉還其衣粟然密籍所給姓名夜遣牙將擊殺之夷其族雖孕者不貫投尸于江有一婦方踞而乳子將就刑媪傷之疑其畏死謂曰以子丐我一詣曹司也婦蹶起曰我知之且飽吾子不可使以飢就戮也見刑者拜曰渠有節度使奪戰士食一日忿怒淫刑以逞國家法令何有也我死當訴于天使此

賊闔門如今日寃也逮死神色晏然蜀人聞者為垂泣駢復錄
突將戍還者丸名貯器中意不憚則探之或十或五授將李敬
全斬决親吏王殷說駢曰突將在行者初不知謀公當赦之駢
悅投丸池中人乃安

謀害

設謀陷害人者

無極欲去朝吳左傳

曾昭公十五年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朝吳蔡大夫有功於

楚手王故無極恐其有寵故害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

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
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
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

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為
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

無極譖害卻宛左傳

卻宛楚左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為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

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卻宛焉謂子常曰子惡卿欲

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

以辱今尹令尹將必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

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日寘諸門令尹至必

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惟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

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吳可以得志

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群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

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卻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

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卻氏且藝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藝令曰不藝卻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管焉或取一秉杆焉國人投之遂弗藝也令尹炮之盡滅卻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鄆氏費氏自以為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事見左傳昭公二十七年

孫秀讒害解系 晉書

解系字少連武帝時為雍州刺史楊烈將軍西戎校尉假節會氏羌叛與征西將軍趙王倫討之倫信用佞人孫秀系表殺秀以謝氏羌不從倫秀譖之系坐免官以白衣還第闔門自守及張華等被誅秀又以宿憾收系兄弟梁王彤救系倫怒曰我於水中見蟹且惡之况此人兄弟輕我邪此而可忍孰不可忍遂

殺之害及其妻子

郭默

晉書

郭默晉惠帝時次尋陽見平南將軍劉胤胤叅佐張滿等輕默保露視之默常切齒至臘日胤餉默酒一器肫一頭默對信投之水中忿憤益甚又僞人蓋肫與胤滿有隙謂默曰劉江州不受免反逆之形已露惟忌郭侯必除侯而後起事禍將至矣宜備之默既懷恨便率其徒候旦開門襲胤胤將吏欲距默默响之曰被詔有所討動者誅三族遂入至內寢胤尚與妾卧默牽下斬之及殺張滿等

庾懌餉毒允之 晉書

庾懌字稚恭假節鎮蕪湖嘗以毒酒餉江州刺史王允之允之覺有毒飲大斃乃密奏之成帝曰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

爾邪憚聞遂飲鴆而卒

劉湛附義康矯害檀道濟南史

劉湛宋文帝時為領軍將軍會執朝政慮儀同三司檀道濟為異說又彭城王義康亦慮宮車晏駕道濟不復可制元嘉十二年上疾篤會魏軍南伐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曰夫高世之勲道家所忌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及至上已間十三年春將還鎮下渚未發有似鷓鴣鳥集船悲鳴會上疾動義康矯召入祖道收付廷尉及其子給事黃門侍郎植司徒從事中郎祭太子舍人混征北主簿承伯祕書郎中尊等八人並誅時人歌曰可憐白浮鳩枉殺檀江州道濟死日建鄴地震白毛生又誅司空參軍薛彤高進之並道濟心腹也道濟見收憤怒氣盛日光如晝俄爾間引飲一斛乃脫憤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

嘗曰道濟已死吳子輩不足復憚自是頻歲南伐有飲馬長江之志文帝問殷景仁曰誰可繼道濟荅曰道濟以累有戰功以致威名餘但未任耳帝曰不然昔李廣在朝匈奴不敢南望後繼者復有幾人二十七年魏軍至瓜步文帝登石頭城望甚有憂色歎曰若道濟在豈至此

惠開斬吉納妓南史

蕭惠開宋孝武時拜益州刺史路經江陵時言翰子在荊州共惠開有舊為設女樂樂人有美者惠開就求不得又欲以四女效易之不許惠開怒收吉斬之即納其妓啓云吉為劉義宣所遇交結不逞向臣訕毀朝政輒已戮之孝武稱快

遙光謀殺齊高武諸子南史

齊始安王遙光高帝次兄之嫡孫也生而璧疾高帝謂不堪奉

拜祭祀欲封其弟武帝諫乃以遙光襲爵位中書郎明帝輔政
誅賞之事唯與遙光共謀議勸明帝併殺高武諸子弟明帝即
位為揚州刺史進號撫軍將軍好吏事頗多慘害足疾不得同
朝例常肩輿自望賢門入永泰初進為大將軍給油絡車明帝
不豫遙光數入侍疾帝疾漸甚河東王鉉等七王一夕見殺遙
光意也

魏臣謀害沙漠汗太子北史

元魏文帝諱沙漠汗神元之太子也神元四十二年遣帝如晉
晉武具禮護送至神元五十八年又如晉既歸神元使諸部大
人詣陰館迎帝酒酣帝仰視飛鳥飛丸落之時國俗無彈衆大
驚相謂曰太子被服同南夏兼奇術絕人若繼國統變易舊俗
吾等必不得志乃謀危害帝並先馳還曰太子引空弓而落飛

鳥似得晉人異法自帝在晉後諸子愛寵神元頗有所惑及聞
諸大人請因曰當便除之於是諸大人馳詣塞南矯害帝其年
神元不豫

元吉陰謀殺秦王唐書

高祖時秦王有功而太子不為中外所屬元吉喜亂欲併圖之
乃構於太子曰秦王功業日隆為上所愛殿下雖為太子位不
安不早計還踵受禍矣請為殿下殺之太子不忍元吉數諷不
已許之於是邀結官掖厚賂中書令封德彝使為游說帝遂疏
秦王愛太子元吉乃多匿亡命壯士厚賜之使為用元吉記室
參軍榮九思為詩刺之曰丹青飾成慶玉帛禮專諸元吉見之
弗悟也其典籤裴宣儼免官往事秦府元吉疑事泄鳩殺之自
是人莫敢言秦王嘗從帝幸元吉第伏護軍宇文寶寢內將

刺王太子固止之元吉愠曰為兄計於我何

二張讒害宋璟不克唐書

宋璟則天時遷左臺御史中丞居官鯁正張易之張昌宗常欲中傷后知之得免數忤旨詔按獄揚州又詔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辭曰御史中丞非大事不出使仲翔罪止贓今使臣往此必有危臣者既而詔副李嶠使隴蜀璟復言隴右無變臣以中丞副李嶠非朝廷故事終辭易之初莫璟出則劾奏誅之計不行乃伺璟家婚禮將遣客刺殺之有告璟者璟乘廐車舍他所刺不得發俄二張死乃免

叔元給軍害李絳唐書

唐憲宗時南蠻寇蜀道詔李絳募兵千人往赴不半道蠻已去兵還監軍使楊叔元者素疾絳遣人迎說軍曰將收募豈而還

為民士皆怒乃謀而入劫庫兵絳方宴不設備遂握節登陴或言總城可以免絳不從牙將王景延力戰歿絳遂遇害年六十七幕府趙存約薛齊皆死事聞諫官崔戎等列絳寃

承宗殺元衡唐書

王承宗憲宗時為深趙節度使留後時武元衡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承宗上疏請赦吳元濟使人白事書悖慢不恭元衡叱去承宗怨數上章誣詆未幾入朝出靖安里第夜漏未盡賊乘暗呼曰滅燭射元衡中肩復擊其左股徒御格鬪不勝皆駭走逸害元衡批顱骨持去邏司傳諜盜殺宰相連十餘里達朝堂百官恟懼未知主名少選馬逸還第中外乃審知是日仗入紫宸門有司以聞帝震驚罷朝坐延英見宰相哀慟為再不食

白敏中遣黨人誣陷德裕陰事唐書

李德裕宣宗時罷為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荆南節度使俄徙東都留守白敏中令狐綯崔鉉皆素仇大中元年使黨人李咸斥德裕陰事故以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再貶潮州司馬明年又導吳汝納訟李紳殺吳湘事而大理卿盧言刑部侍郎馬植御史中丞魏扶言紳殺無罪德裕徇成其寃至為黜御史罔上不道乃貶為崖州司戶叅軍事明年卒

朱瑾畏害知訓五代史

梁太祖時朱瑾奔淮南揚行密表瑾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行密死隆演年少繼立徐溫與其子知訓專政畏瑾欲除之嘗以月旦遣愛妾候知訓家知訓彊通之妾自歸訴瑾益不平勸隆演誅之以去國患隆演不能為旣而知訓以泗州建靜淮軍出瑾為節度使將行召之夜飲明日知訓過瑾謝延之升堂出其妻

陶氏知訓方拜瑾以笏擊踣之伏兵自戶突出殺之初瑾以二惡馬繫庭中知訓入而釋馬使相蹊鳴故外人莫聞其變瑾攜其首馳示隆演曰今日為吳除患矣隆演曰此事非吾敢知遽起入內瑾忿然以首擊柱提劍而出府門已闔因踰垣折其足瑾顧路窮大呼曰吾為萬人去害而一身死之遂自刎瑾名重江淮人畏之其死也尸之廣陵北門路人私共瘞之是時民多病瘡皆取其墓上土以水服之云病輒愈更益新土漸成高墳徐溫等惡之發其尸投於雷公塘後溫病夢瑾挽弓射之溫懼網其骨壘塘側立祠其上

知訓殺昇不克五代史

梁太祖時徐知訓溫子也初溫養子李昇事溫甚孝謹溫嘗罵其諸子不如昇諸子頗不能容而知訓尤甚嘗召昇飲酒伏劔

士欲害之行酒吏刁彥能覺之酒至昇以手瓜拍之昇悟起走
乃免後昇自潤州入覲知訓與飲於山光寺又欲害之徐知諫
以其謀告昇昇起趨去知訓以劔授刁彥能使追殺之及於中
塗而還給以不及由是得免昇後為南唐主

秦檜誣殺岳飛宋史

宋高宗時金人攻淮西張俊分地不敢行師卒無功岳飛聞命
即行遂解廬州圍帝授飛兩鎮節張俊益恥楊么平飛獻俊世
忠樓船各一兵械畢備世忠大悅俊反忌之淮西之役俊以前
途糧乏誅飛飛不為止帝賜札褒諭有曰轉餉艱阻卿不復顧
俊疑飛漏言還朝反倡言飛逗留不進以乏餉為辭飛曰當戮
力以圖恢復豈可為退保計俊變色會世忠軍吏景著與總領
胡紉言二樞密若今世忠軍恐至生事紉上之朝秦檜捕著下

大理寺將以扇搖誣世忠飛馳書告以檜意世忠見帝自明俊
於是大憾飛遂倡言飛議棄山陽且密以飛報世忠事告檜檜
大怒初檜逐趙鼎飛每對客嘆息又以恢復為已任兀术遺檜
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為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
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故力謀殺之又諭張俊令劫王
貴誘王俊誣告張憲謀還飛兵檜遣使捕飛父子證張憲事使
者至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鑄鞠之飛裂裳以背
示著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無左驗鑄明其
無辜改命万俟卨高誣飛與憲書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
憲書令錯置使飛還軍且言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
或教高以臺章所指淮西事為言高喜白檜簿錄飛家取當時
御札藏之以滅迹又逼孫革等證飛受詔逗留命評事元龜年

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傳會其獄歲暮獄不成檜手書小紙付獄
即報飛死時年三十九雲棄市籍家賞徙家嶺南

梁成大妄奏魏了翁真德秀宋史

梁成大字謙之宋寧宗時進士素苟賤耻作縣滿秩諂事史
彌遠家幹萬昕言真德秀當擊成大曰某若入臺必能辨此
事昕為達其語通判揚州尋遷宗正寺簿寶慶元年冬轉對首
言大佞似忠大辯若訥或好名以自鬻或立異以自詭或假高
尚之節以要君或飾矯偽之學以欺世言若忠鯁心實面衷一
不察焉董猶同器涇渭襍流矣言不達變謀不中機或巧辯以
為能或詭訐以市直或設奇險之說以駭衆聽或肆妄誕之論
以惑士心所行非所言所守非所學一不辨焉衲鑿不侔矛盾
相激矣越六日拜監察御史尋奏魏了翁已從追竄人猶以為

罪大罰輕真德秀狂僭悖繆不減了翁相羊家食宜削尖貶竄
一等施行章既上不下者兩月或傳德秀有衡陽之命時宰於
帝前及之帝曰仲尼不為己甚遂止鑄三秩

拜住哥受賂謀殺古思元史

邁里古思字善卿由進士授紹興路錄事司達魯花赤保障紹
興境內晏然民愛之如父母元順帝時江浙省臣乃承制授邁
里古思行樞密院判官分院治紹興會方國珍遣兵侵據紹興
屬縣邁里古思曰國珍本海賊今既降為大官而復來害吾民
可乎欲率兵往問罪先遣部將黃中取上虞中還請益兵是時
朝廷方倚重國珍資其舟以運糧而御史大夫拜住哥與國珍
素通賄賂情好甚厚惜邁里古思擅舉兵恐且生事即使人召
邁里古思至其私第與計事至則命左右以鐵鎚搥死之斷其

頭擲廁溷中城中民間之不問男女老幼無不慟哭者

讒間

讒言間諜人者

伊戾譖殺太子痤左傳

魯襄公二十六年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隄下共姬
姝伯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拱姬入夕共姬與之
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御竦惡而婉太子痤
平公美而狠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為太子內師而
無寵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
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
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臣請
往也遣之至則飲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為亂

與楚客盟美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
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太子曰唯佐也
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
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太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烹伊戾

嬖人譖大叔遺奔晉左傳

哀公十六年衛侯占夢嬖人求酒於太叔僖子不得與卜人比
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乃逐大叔遺遺奔晉
晏嬰沮封孔子史記

齊景公問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
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他日
又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
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執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

下崇喪遂哀破產厚塋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為國自
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
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
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

費無忌讒譖太子奔宋史記

楚平王二年使費無忌如秦為太子建娶婦婦好來未至無忌
先歸說平王曰秦女好可自娶為太子更求平王聽之卒自娶
秦女生熊珮更為太子娶是時伍奢為太子太傅無忌為少傅
無忌無寵於太子常讒惡太子建建時年十五矣其母蔡女也
無寵於王王稍益疏外建也六年使太子建居城父守邊無忌
又日夜讒太子建於王曰自無忌入秦女太子怨亦不能無望
於王王少自備焉且太子居城父擅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矣平

王召其傅伍奢責之伍奢知無忌讒乃曰王奈何以小臣躐骨
肉無忌曰今不制後悔也於是王遂囚伍奢而召其二子而告
以免父死乃令司馬奮揚召太子建欲誅之太子聞之亡奔宋

費無忌勸楚王殺伍氏史記

楚費無忌說平王曰伍奢有二子不殺者為楚國患盍以免其
父召之必至於是王使使謂奢能致二子則生不能將死奢曰
尚至胥不至王曰何也奢曰尚之為人廉死節慈孝而仁聞召
而免父必至不顧其死胥之為人智而好謀勇而矜功知未必
死必不來然為楚國憂者必此子於是王使人召之曰來吾免
爾父伍尚謂伍胥曰聞父免而莫奔不孝也父戮莫報無謀也
度能任事智也子其行矣我其歸死伍尚遂歸伍胥彎弓屬矢
出見使者曰父有罪何以召其子為將射使者還走遂出奔吳

伍奢聞之曰胥亡楚國危哉楚人遂殺伍奢及尚

優施教驪姬譖害申生國語

晉獻公伐驪戎克之滅驪子獲驪姬以歸立以為夫人生奚齊其妹生卓子驪姬請使申生主曲沃以速懸重耳處蒲城夷吾處屈奚齊處絳以徹無辱之故公許之優施通於驪姬驪姬問焉曰吾欲作大事而難三子之徒如何對曰早處之使知其極夫人知極鮮有慢心雖其慢乃易殘也驪姬曰吾欲為難安始而可優施曰必於申生其為人也小心精潔而大志重又不忍人精潔易辱重債可疾不忍人必自忍也辱之近行驪姬曰重無乃難遷乎優施曰今子內固而外寵且善否莫不信若外彈善而內辱之無不遷矣是故先施讒於申生驪姬賂二五使言於公使太子主曲沃而二公子主蒲與屈乃可以威民而懼戎且禮

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為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公說乃城曲沃太子處焉又城蒲公子重耳處焉又城二屈公子夷吾處焉驪姬既遠太子乃生之言太子由是得罪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曰吾聞申生甚好仁而疆甚寬惠而慈於民皆有兩行之今謂君惑於我必亂國故而行疆於君君未終命而不殺君其若之何蓋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公曰夫豈惠其民而不惠於其父乎驪姬曰妾亦懼矣吾聞之外人言曰為仁與為國不同為仁者愛親之謂仁為國者利國之謂仁故長民者無親衆以為親苟利衆而百姓和豈能憚君以衆故不敢愛親衆况曰子之彼將惡始而美終以晚蓋者也凡民利是生殺君而厚利衆衆孰沮之殺親無惡於人人孰去之苟交利而得寵志行而衆悅欲其甚矣孰不惑焉雖欲愛君惑不釋也今夫以君

為紂若紂有良子而先殺紂無章其惡而後其敗釣之死也無
必假手於武王而其世不廢祀至于今吾豈知紂之善否哉君
勿恤其可乎若大難至而恤之其可及矣君懼曰若何而可驪
姬曰君盍老而授之政彼得政而行其欲得其所索乃其釋君
且君其圖之公曰吾將圖之驪姬曰以皋落狄之朝夕苟我邊
鄙使無日以牧田野君之倉廩固不實又恐削封疆君盍使之
伐狄以觀其果於衆也與衆之信輯睦焉若不勝狄雖濟其罪
可也若勝狄則善用衆矣求必益廣乃可厚圖也君其圖之公
說是故使申生伐東山衣之偏袷之衣佩之以金珙太子申生
伐東山反自稷桑屢五年驪姬謂公曰吾聞申生之謀愈深日
言告君曰得衆若衆不利焉能勝狄今矜狄之善其志益廣茲
突不順故不出吾聞之申生甚好言而禮又失言於衆矣驪姬

有退衆將責焉言不可食衆不可狎是以深謀君若不圖難將
至矣公曰吾不忘也抑未有以致罪焉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
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柰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
而已子為我具特羊之饗吾以從之飲酒我優也言無郵驪姬
許諾乃具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謂里克妻曰主孟
啗我我教茲暇豫事君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鳥人皆集
于苑已獨集于枯里克笑曰何謂苑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為夫
人其子為君可不謂苑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
枯且有傷優施出里克辟奠不餐而寢夜半召優施曰曩有言
戲乎抑有所聞之乎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謀既
成矣里克曰吾秉君以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
其免乎優施曰免且而里克見不鄭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優

施告我君謀成矣將立奚齊丕鄭曰子何謂曰吾對以中立丕鄭曰惜也不如曰不信以疏之亦固太子以携之多為之故以變其志志少踈乃可間也今子曰中立况固其謀也彼有成矣難以得間里克曰往言不可及也且人中心唯無忌之何可敗也子將何如丕鄭曰我無心是故事君者君為我心制不在我里克曰弑君以為廉長廉以驕心因驕以制人家不取抑撓志以從君為廢人以自利也利方以求成人吾不能將伏也明日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驪姬以君命命申生曰今夕君夢齊姜必速祠以歸福申生許諾乃祭于曲沃歸福于絳公田驪姬受福乃寘鴆于酒置莖于肉公至召申生獻公祭之地地墳申生恐而出驪姬與犬肉犬斃飲小臣酒亦斃公命殺杜原款申生奔新城杜原款將死使小臣圍告于申生曰款也不才寡知不

敏不能教道以至于死不能深知君之心度棄寵求廣土而竊伏焉小心猶介不敢行也是以言至而無所說之也故陷於大難乃逮于讒然款也不敢愛死唯與讒人鈞是惡也吾聞君子不去情不反讒讒行身死可也猶有令名焉死不遷情疆也守情說父孝也殺身以成志仁也死不忘君敬也孺子勉之死必遺愛死民之思不亦可乎申生許諾人謂申生曰非子之罪何不去乎申生曰不可去而罪釋必歸於君章父之惡取笑諸侯吾誰歸而入內困於父母外困於諸侯是重困也棄君去罪逃死也吾聞之仁不怨君智不重困勇不逃死若罪不釋去而必重去而罪重不智逃死而怨君不仁有罪不死無勇去而厚怨惡不可重死不可避吾將伏以俟命驪姬見申生而哭之曰有父忍之况國人乎忍父而求好人孰好之殺父以求利人人

孰利之皆民之所惡也難以長生驪姬退申生乃雉經于新城之廟將死乃使猛足言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聽伯氏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國家多難伯氏不出柰吾君何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以至於死雖死何悔是以謚為共君驪姬既殺太子申生又譖二公子曰重耳夷吾與知共君之事公令闞楚刺重耳重耳逃于狄令賈華刺夷吾夷吾逃于梁盡逐群公子乃立奚齊焉始為令國無公族焉

太宰嚭譖子胥吳越春秋

夫差復北伐齊越王聞之率眾以朝於吳而以重寶厚獻太宰嚭嚭喜受越之賂愛信越殊甚日夜為言於吳王王信用嚭之計伍胥大懼曰是棄吾也乃進諫曰越在心腹之病不前除其疾今信浮辭偽詐而貪齊破齊譬由磐石之田無立其苗也願王釋齊而前越不然悔之無及吳王不聽使子胥使於齊適期戰之會子胥謂其子曰我數諫王王不我用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吾俱亡止無為也乃屬其子於齊鮑氏而還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之曰子胥為強暴力諫願王少厚焉王曰寡人知之

觀斯贊譖樂羊戰國策

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謂觀斯贊曰樂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贊對曰其子之肉尚食之其誰不食樂羊既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江乙惡昭奚恤戰國策

魏人江乙為魏使於楚後仕楚惠王為尹欲惡昭奚恤於楚謂

楚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下分爭則上安王亦知之乎願王勿忘也且人有好揚人之善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君子也近之江乙曰有人好揚人之惡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小人也遠之江乙曰然則且有子殺其父臣弑其主者而王終已不知者何也以王好聞人之美惡聞人之惡也王曰善寡人願而聞之昭奚恤又謂楚王曰人有以其狗為有執而愛之其狗嘗溺井其鄰人見狗之溺井也欲入言之狗惡之當門而噬之鄰人憚之遂不得入言邯鄲之難楚進兵大梁取矣昭奚恤取魏之寶器臣居魏知之故昭奚恤常惡臣之見王

郭開賂使毀廉頗史記

趙王思復得廉頗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為之一飯斗米

四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為老遂不召

郭開受金讒害李牧萬年龜鏡

趙王用李牧為將居鴈門備邊以便宜從事牧多為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匈奴十餘萬騎單于奔走十餘歲不敢近趙邊趙王遂封李牧為武安君居三年秦攻趙趙以李牧擊破秦軍又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復禦退之秦於是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間言李牧欲反趙趙王信之乃使趙蔥及顏聚代李牧牧不受命趙王使人捕得李牧斬之後三月王翦固急攻趙大破趙軍殺趙蔥遷其將顏聚虜趙王而遂滅趙出史記

趙昌譎害鄭崇下獄前漢

鄭崇字子游哀帝擢為尚書僕射數諫諍上初納用之每見曳

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董賢貴寵過度崇諫上由是得罪數以職事見責欲乞骸骨不敢趙昌佞譖害崇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請治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

馬援遭譴以之譖後漢

馬援封新息侯光武遣援率十二郡募士四萬餘人征五溪初軍次下雋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從充則多夷而運遠帝初以為疑及軍至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為非計實糧不如進壺頭搃其喉咽充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三月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病困乃穿岸為室以避炎氣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為之流涕耿舒與兄弇書曰前舒上事富先

擊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沸鬱行死誠可痛惜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以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舒言弇得書奏之帝乃使虎賁中郎將梁松乘驛貴問援因代監軍會援病卒先是援病松來候之獨拜床下援不荅松懷不平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初援在交趾常餽薏苡實用能輕身省欲以勝瘴氣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為南土珍怪及卒後有上書譖之以為前所載皆明珠文犀帝益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營買城西數畝地藁葬而已賓客故人莫敢弔會嚴與援妻子草索相連詣闕請罪帝乃出松書以示之方知所坐上書訴寃前後六上辭其哀切後得葬

逢紀譖豐被害魏書

田豐字元皓天姿瓌傑權略多奇少喪親居喪盡哀日月雖過笑不至矧博覽多識名重州黨漢靈帝時初辟太尉府舉茂才遷侍御史闡官擅朝英賢被害豐乃棄官歸家袁紹起疑畢辭厚幣以招致豐彊以王室多難志存匡救乃應紹命以為別駕勸紹迎天子紹不納紹後用豐謀以平公孫瓚逢紀憚豐亮直數讒之於紹紹遂忌豐紹軍之敗也土崩奔北師徒略盡軍皆拊膺而泣曰苟令田豐在此不至於是也紹謂逢紀曰冀州人聞吾軍敗皆當念吾唯田別駕前諫止吾與眾不同吾亦慙見之紀復曰豐聞將軍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於是有害豐之意

蔡瑁不令劉琦見表魏書

漢獻帝時荊州牧劉表疾病子琦還省疾琦性慈孝瑁忌琦見

表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謂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為國東藩其任至重為釋眾而來必見譴怒傷親之懽心以增其疾非孝敬也遂過于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去

劉表聽左右疏逐衡魏書

禰衡辯於言而尅於論見荊州牧劉表日所以自結於表者甚至表悅之以為上賓衡稱表之美盈口而論表左右不廢繩墨於是左右因形而譖之曰衡稱將軍之仁西伯不過也唯以為不能斷終不濟者必由此也是言實指表智短而非衡所言也表不詳察遂疏衡而逐之衡以交絕於劉表智窮於黃祖身死名滅為天下笑者皆譖之者有形也

鍾會挾憾譖害嵇康晉書

嵇康字叔夜魏時嘗為中散大夫貴公子鍾會造焉康不為社

會憾之因言於司馬昭曰嵇康卧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為慮耳因譖康欲助毋丘儉賴山濤不聽昔齊戮華士魯誅少正卯誠以害時亂教故聖賢去之康等言論放蕩非毀典謨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釁除之以淳風俗帝既昵聽信會遂害之康將刑東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為師弗許康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海內之士莫不痛之昭尋悟而恨焉

馮荀譖毀齊王攸晉書

馮統字少胄晉武帝時為侍中帝病篤得愈統與荀勗見朝野之望屬在齊王攸攸素薄勗勗以太子愚劣恐攸得立有害於已乃使統言於帝曰陛下前者疾若不差太子其廢矣齊王為眾所歸雖欲高讓其得免乎宜遣還藩以安社稷帝納之

孟玖譖害陸機晉書

陸機晉武帝時為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王粹牽秀皆有怨心機以三世為將道家所忌固辭成都王穎不許機始臨戎而牙旗折意甚惡之列軍自朝歌至于河橋鼓聲聞數百里漢魏以來出師之盛未嘗有也長沙王又奉天子與機戰於鹿苑機軍大敗赴七里澗而死者如積焉水為之不流將軍賈稜皆死之官人孟玖怨機遂譖機於穎言其有異志將軍王闡郝昌公師藩等皆玖所用與牽秀等共證之穎大怒使秀密收機黑幘繞車手決不開天明而秀兵至機釋戎服着白恰與秀相見神色自若謂牽秀曰自吳朝傾覆吾兄弟宗族蒙國重恩入侍帷幄出剖符竹成都命吾以重任辭不獲已今日受誅豈非命也因與成都王穎箋詞甚悽惻既而嘆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遂遇

害於軍中時年四十三夏亦同被害機既死非其罪士卒痛之莫不流涕是日昏霧晝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議者以為陸氏之寃

荀勗毀齊王攸晉書

晉武帝諸子並弱而太子不令臣庶皆屬意於齊王攸荀勗馮統皆諂諛自進攸素疾之勗等以朝望在攸恐其為嗣禍必及已乃從容言於帝曰陛下萬歲之後太子不得立也帝曰何故勗曰臣庶皆歸心於齊王太子焉得立乎陛下試詔齊王之國必皆以為不可則臣言有徵矣統又曰陛下遣諸侯之國宜先從親始親莫若齊王帝既信勗統之言乃下詔策攸之國攸知勗統薄已憤怨發病乞守先后陵不許疾轉篤猶催上道攸自強入辭素持容儀雖困尚自整厲舉止如常帝益疑無疾辭出

信宿歐血而死帝哭之慟統侍側曰齊王名過其實而天下歸之今上薨隕社稷之福陛下何哀之過帝乃收淚而止

馮統疾譖張華晉書

張華字茂先晉武帝時平吳有功封廣武縣侯初謀伐吳馮統與賈充荀勗同共苦諫不可吳平統內懷慚懼疾張華如讐及華外鎮威德大著朝論當徵為尚書令統從容侍帝論晉魏故事因諷帝言華不可授以重任帝默然而止

徐潤譖害令狐盛晉書

劉琨字越石懷帝永嘉中為并州刺史素奢豪嗾聲色雖暫自矯勵輒復縱逸河南徐潤以音律自通琨甚愛之署為晉陽令恃寵干預琨政奮威護軍令狐盛性亢直數諫并勸琨除潤琨不納潤又譖盛於琨曰盛將勸公稱帝矣琨不之察便殺之

郭斬譖害太弟又晉書

偽漢主劉聰即位中宮僕射郭猗有憾於太弟又謂太子祭曰大弟於主上之世猶懷不逞之志此則殿下父子之深仇四海蒼生之重怨也而主上過垂寬仁猶不替二尊之位一旦有風塵之變臣竊為殿下寒心且殿下高祖之世孫主上之嫡統凡在含齒孰不係仰萬機事大何可與人臣昨聞太弟與大將軍相見極有言矣若事成許以主上為太上皇大將軍為皇太子又又許衛軍為大單于二王已許之矣二王居不疑之地並握重兵以此舉事事何不成臣謂二王茲舉禽獸之不右也背父親人人豈親之今又為貪其一切之力耳事成之後主上豈有全理殿下兄弟故在忘言東宮相國單于在武陵兄弟何肯與人許以三月上已因譖作難事淹變生宜早為之所春秋傳曰

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臣屢啓主上主上性敦友于謂臣言不實刑臣刀鋸之餘而蒙主上殿下成造之恩故不慮逆鱗之誅每所聞必言冀垂采納臣當入言之願殿下不泄密表其狀也若不信臣言可呼大將軍從事中郎王皮衛軍司馬劉惔假之恩顧通其歸善之路以問之必可知也祭深然之猗密謂皮惔曰二王逆狀主相已具知之矣卿同之乎二人驚曰無之猗曰此事必無疑吾憐卿親舊并見族耳於是歔歔流涕皮惔大懼叩頭求哀猗曰吾為卿作計卿能用不二人皆曰謹奉大人之教猗曰相國必問卿卿但云有之若責卿何不先啓卿即答曰臣誠負死罪然仰惟主上聖性寬慈殿下篤於骨肉恐言成誑偽故也皮惔許諾祭俄而召問二人至不同時而辭若畫一祭以為信然初斬準從妹為又孺子淫于侍人又怒殺之

而屢以朝準準深慙恚說祭曰東宮萬機之副殿下宜自居之以領相國使天下知早有所繫望也至是準又說祭曰昔孝成距子政之言使王氏卒成篡逆可乎祭曰何可之有準曰然誠如聖旨下官亟欲有所言矣但以德非更生親非皇宗恐宗忠言輒出霜威已及故不敢耳祭曰君但言之準曰聞風塵之言謂大將軍衛將軍及左右輔皆謀奉太弟剋季春構變殿下宜為之備不然恐有高臣之禍祭曰為之柰何準曰主上愛信於太弟恐卒聞未必信也如下官愚意宜緩東宮之禁固勿絕太弟賓客使輕薄之徒得與交游太弟既素好待士必不思防此嫌輕薄小人不能無逆意以勸太弟之心小人有始無終不能如貫高之流也然後下官為殿下露表其罪殿下與太宰拘太弟所與交通者考問之窮其事原主上必以無將之罪罪之不

武帝在便殿用金柄刀子翦瓜晏在側曰外聞有金刀之言恐不宜用此物帝窮問所以晏曰素承為臣說之上街怒良久

胡諧之貪慾諧害范栢年南史

胡諧之齊武帝永明六年遷都官尚書諧之有識具每朝廷官缺及應遷代密量上所用人皆如其言虞悰以此稱服之既居權要多所徵求就梁州刺史范栢年求佳馬栢年患之謂使曰馬非狗子那可得為應無極之求接使人薄使人致恨歸謂諧之曰栢年云胡諧是何僕狗無厭之求諧之切齒致忿時王玄邈代栢年栢年稱疾推遷不時還諧之言於武帝曰栢年恃其山川險固聚眾欲擅一州及栢年下帝欲不問諧之又言見獸格得而放上山於是賜死

遙光諧害高武諸子南史

齊豫章文獻王次子恪字景冲永明中以王子封南康縣侯年
十二和從兄司徒竟陵王子良高松賦衛軍王儉見而奇之建
武中為吳郡太守及大司馬王敬則於會稽反奉子恪為名而
子恪奔走未知所在始安王遙光勸上併誅高武諸子孫於是
並敕竟陵王昭胄等六十餘人入永福省令太醫煮椒二斛并
命辦數十具棺材謂舍人沈徽孚曰椒熟則一時賜死期三更
當殺之會上輅卧主書單景雋啓依旨斃之徽孚堅執曰事須
更審尔夕二更子恪徒跣奔至建陽門上聞驚覺曰故當未賜
諸侯命邪徽孚以答上撫牀曰遙光幾誤人事及見子恪顧問
流涕諸侯悉賜供饌以子恪為太子中庶子

謝超宗詭言譖王瑩南史

王愨字奉光選尚宋臨淮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義興太守代

謝超宗去郡與瑩交惡還都就瑩父愨求書屬瑩求一吏曰
人一旨如湯澆雪耳及至瑩答旨以公吏不可超宗往愨處對
諸賓謂愨曰湯定不可澆雪愨面洞赤唯大恥愧愨後往超宗
處設精白鮑美鮓鸞肥愨問那得佳味超宗詭言義興始見鮑
陽驚曰丈人豈應不得邪愨大怒言於朝庭稱瑩供養不足坐
失郡廢棄久之齊明帝時為中領軍

趙道智譖江革事文類聚

江革字休映梁武帝時為廬陵王長史行江州府事正直自居
不與與籤趙道智坐道智還都言革惰事好酒以王曇聰代為
行事南州為之語曰故人不道知新人佞散騎莫知度不度新
人不如故

司馬申譖毛喜南史

司馬申字季和梁元帝時遷右衛將軍歷事三帝內掌機密頗
作感福性忍害好飛書以譖毀朝之端士遍懼其殃參預謀謨
乃於外宣說以為已力省中秘事往往泄漏性又果敢善應對
能候人主顏色有忤已者必以微言譖之附已者因機進之是
以朝廷內外皆從風靡初尚書右僕射沈君理卒朝廷議以毛
喜代之申慮喜預政乃短喜於陳後主曰喜臣之妻兄高帝特
稱陛下有酒德請逐去宮臣陛下寧忘之邪喜由是廢錮又與
施文慶李脫兒比周諧殺傅縡奪任忠部曲以配蔡微孔範是
以文武解體至於覆滅申嘗晝寢於尚書下省有鳥啄其口流
血及地時論以為譖賢之効也

元暉譖害壽興北史

元壽興少聰慧好學魏宣武初為徐州刺史在官貪虐失於人

心其從兄侍中暉深害其能因譖之於帝詔尚書崔亮馳駟檢
覈亮發日受暉旨遂鞭撻三寡婦令其自誣稱壽興暨已為壽
壽興終恐不免乃令其外弟中兵參軍薛修義將車十乘運小
麥經其禁之旁壽興因踰墻出脩義以大木函盛壽興其上加
麥戴之而出遂至河東匿修義家達赦乃出見帝自陳為暉所
譖帝亦更無所責初壽興為中庶子時王顯在東宮賤因公事
壽興杖之四十及顯有寵為御史中尉奏壽興在家每有怨言
誹謗朝廷因帝極飲無所覺悟遂奏其事命帝注可直付壽興
賜死帝書半不成字當時見者亦知非本心但懼暉等威不敢
申拔及行刑日顯自往看之壽興命筆自作墓誌銘曰洛陽男
子姓元名景有道無時其年不永餘文多不載顧謂其子曰我
棺中可著百張紙筆兩枝吾欲訟顯於地下若高祖之靈有知

百日内必取顯如遂無知亦何足戀及宣武崩顯尋被殺

元晏說于謹北史

于謹字思敬魏孝明帝時隨廣陽王征鮮于脩禮軍次白斗牛邏會章武王為脩禮所害遂停軍中山侍中元晏宣言於魏靈太后曰廣陽盤桓不進坐圖非望又有于謹者智略過人為其謀主恐非陛下純臣靈太后詔於尚書省門外立榜募獲謹者許以重賞謹聞之請詣闕披露腹心廣陽許之謹遂到榜下曰吾知此人衆共詰之謹曰我即是也有司以聞靈后見之大怒謹備述廣陽忠款兼陳停軍之狀靈后遂捨之

司馬子如挾怨譖害崔暹北史

齊文宣帝初嗣霸業司馬子如韓軌等挾舊怨言崔暹罪重高隆之亦言宜寬政網去糾察法官黜崔暹則得遠近人意文宣從之及踐阼譖毀者猶不息帝令都督陳山提舍人獨孤永業搜暹家甚貧匱得神武文襄與暹書千餘紙多論軍國大事帝嗟賞之仍不免衆口流暹於馬城晝則負土供役夜則置諸地牢

鄭子默誘譖王昕北史

王昕字元景為平陽太守時齊文宣怒臨漳令嵇暉及舍人李文師以暉賜薛豐洛文師賜崔士順為奴鄭子默私誘昕曰自古無朝士作奴昕曰箕子為之奴何言無也子默遂以昕言啓文宣仍曰王元景比陛下於紂楊愔微為解之帝謂愔曰王元景是介博士介語皆元景所教帝後與朝臣酣飲昕稱疾不至帝遣騎執之見其方搖膝吟詠遂斬於阼前投屍漳水

高歸彥譖害清河王岳北史

齊清河王岳高歡從父弟也文宣時加太保性華侈充悅酒色歌姬舞女陳鼎擊鐘諸王皆莫及初高歸彥少孤高歡令岳撫養輕其年幼情禮甚薄歸彥內銜之及歸彥為領軍岳謂其德已更倚仗之歸彥密構其短奏岳造城南大宅僭擬為永巷但無闕耳帝後夜行見壯麗意不平仍屬帝召鄴下婦人薛氏入宮而岳先嘗迎之至宅由其姊也帝縣薛氏姊而鋸殺之讓岳以為姦人女岳曰臣本欲取之嫌其輕薄非姦也帝益怒使高歸彥就宅賜以鴆岳曰臣無罪彥曰飲之飲而薨朝野惜之後歸彥反武成知其譖以歸彥良賤百口贈岳家

和士開譖孝琰北史

封孝琰齊後主時除并省吏部郎中南陽王友赴晉陽與機密和士開母喪託附者咸往奔哭鄴中富商丁鄒嚴興等並為

孝有一士人亦在哭限孝琰入弔出謂人曰嚴興之南丁鄒之北有一朝士號叫甚哀聞者傳之士開知而大怒其後會黃門郎李瓌奏南陽王綽驕恣士開因譖之曰孝琰從綽出外乘其副馬捨離部伍別行戲語時孝琰女為范陽王妃為禮事因假入辭帝遂決馬鞭一百放出又遣高阿那肱重決五十幾死還鄴在集書省上下自此沈廢

封上讓祖穆譖害斛律光北史

斛律光字明月齊後主時為太保咸陽王遷太保侍中祖提忌之又穆提婆未娶光庶女不許帝賜提婆晉陽之田光言於朝不可周將韋孝寬懼光乃作謠言令間諜漏之於鄴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琰續之曰旨老公背上下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令小兒歌之於路提婆聞以告其母令萱以饒舌為斥已

旨老公謂祖珽也遂協謀以謠言啓帝曰斛律累世大將明月
聲震關西謠言可畏帝以問韓長鸞鸞以為不可事寢既而丞
相府佐封士讓密啓云光前西討還敕令便放兵散光令軍逼
帝京將為不軌不果而止家藏弩甲奴僮千數每使豔樂武都
處陰謀往來若不早圖恐事不可測帝謂何洪珮曰人心亦太
聖我前疑其欲反果然帝性怯恐即有變令洪珮馳召祖珽告
之又恐追光不從命珽因請賜其一駿馬須其來謝因執之帝
如其言光將上馬頭眩及至引入涼風堂劉桃枝自後撲之不
倒光曰桃枝常作如此事我不負國家桃枝與力士三人以弓
絃貫其頸遂拉殺之年五十八血流於地剗之迹終不滅於是
下詔稱其反族滅之使邢祖信掌簿籍其家珽於都省問所得
物祖信曰得弓十五張宴射箭一百貝刀七口賜稍二張珽又

厲聲曰更得何物曰得棗子枝二十束擬奴僕與人鬪者不問
曲直即以杖之一百珽具大慙乃下聲曰朝廷已加重刑郎中
何可分雪及出人尤其抗直祖信慨然曰好宰相尚死我何惜
餘生

鄭譯譖斛斯徵北史

周武帝山陵回宣帝欲作樂復令議其可不斛斯徵曰孝經云
聞樂不樂聞尚不樂其况作乎鄭譯曰既云聞樂明即非無止
可不樂何容不奏帝遂依譯議譯因此銜之帝後肆行非度昏
虐日甚徵以荷武帝重恩嘗備位師傳乃上疏極諫指陳帝失
不納譯因譖之遂下徵於獄徵懼不免獄卒張元平哀之乃以
佩刀穿墻送之出元平被捶拷百數而無所言徵既出匿於人
家後遇赦得免

楊素譖殺萬歲北史

史萬歲英武驍健好讀兵書隋文帝時為河州刺史開皇末突厥達頭可汗犯塞萬歲出馬邑道追擊大破之虜遁逃而還楊素害其功譖萬歲云突厥本降初不為寇遂寢其功萬歲數抗表陳狀上未之悟會上從仁壽宮初還京師廢皇太子勇窮東宮黨與上問萬歲所在萬歲實在朝堂楊素見上方怒因曰萬歲謁東宮矣以激怒上上謂信然令召萬歲時所將士卒在朝堂稱冤者數百人萬歲謂曰吾今日為汝極言於上及見上言將士有功為朝廷所抑詞氣憤厲忤上上大怒命左右操殺之既而追悔不及因下詔罪狀之萬歲死之日天下士庶聞者識與不識無不冤惜

周興譖害魏玄同唐書

魏玄同武則天時拜文昌左丞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地官尚書檢校納言玄同與裴炎締交能保終始故號耐久朋先是狄仁傑督太原運失米萬斛將坐誅玄同救免而河陽令周興未知也數於朝堂聽命玄同曰明府可去矣母久留興以為沮已銜之至是誣玄同言太后老矣當復皇嗣后不察賜死于家年七十三初監察御史房濟監刑謂曰丈人盍上變異召見得自陳玄同曰人殺與鬼殺等耳不能為告事人

二張譖貶魏元忠唐書

魏元忠武則天時為檢校左庶子時二張勢傾朝廷元忠嘗奏曰臣承先帝之顧且受陛下厚恩不能徇忠使小人在君側臣之罪也易之等恨怒因武后不豫即共譖元忠與司禮丞高戩謀挾太子為耐久朋遂下制獄詔皇太子相王及宰相引元忠

等辯於廷不能決昌宗乃引張說為證說初偽許之至是迫使
言狀不應后又促之說曰臣不聞也易之等遽曰說與同逆說
曩嘗謂元忠為伊周夫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此反狀明甚
說曰易之昌宗安知伊周臣乃能知之伊尹周公歷古以為忠
臣陛下不遣學伊周將何効焉說又曰臣知附易之朝夕可宰
相從元忠則族滅今不敢面欺懼元忠之寃后寤其讒然重違
易之故貶元忠高要尉

林甫姦讒毀短適之唐書

李適之恒山愍王孫也玄宗時天寶元年代牛仙客為左相累
封清和縣公嘗與李林甫爭權不協林甫陰賊即好謂適之曰
華山生金采之可以富國顧上未知之適之性疏信其言他日
從容為帝道之帝喜以問林甫對曰臣知之舊矣顧華山陛下

本命王氣之舍不可以穿治故不敢聞帝以林甫為愛已而薄
適之不親於是皇甫惟明韋堅裴寬韓朝宗皆適之厚善悉為
林甫所構得罪適之懼不自安乃上宰相求散職以太子少保
罷欣然自以為免禍俄坐韋堅累貶宜春太守會御史羅希奭
陰被詔殺堅等貶所州縣震恐及過宜春適之懼仰藥自殺

林甫離間國忠唐書

唐李林甫始厚王鉞為盡力及鉞敗詔宰相治狀林甫大懼不
敢面鉞獄具署名亦無所申救因以楊國忠代為御史大夫林
甫薄國忠材孱無所畏又以貴妃故善之及是權益盛貴震天
下始交惡若仇敵然國忠方兼劍南節度使而南蠻入寇林甫
因建遣之鎮欲離間之國忠入辭玄宗曰處置且訖亟還指日
待卿林甫聞之憂懣

邊令誠諧害高仙芝唐書

高仙芝為右羽林軍大將軍封密雲郡公祿山反榮王為元帥
仙芝副之領飛騎獷騎及朔等兵出禁財募關輔士伍萬繼封
常清東討玄宗御勤政樓引榮王受命宴仙芝以下帝又幸望
春亭勞遣詔監門將軍邊令誠監軍次陝郡而常清敗還仙芝
急乃開太原倉悉以所有賜士卒焚其餘引兵趨潼關會賊至
甲伏資糧委於道彌數百里既至關勒兵繕守其士氣稍稍復
振賊攻關不得入乃引還初令誠數私於仙芝仙芝不應因言
其逗撓狀以激帝且云常清以賊搖衆而仙芝棄陝地數百里
朕盜稟賜帝大怒使令誠即軍中斬之令誠已斬常清陳尸於
邊際仙芝自外至令誠以陌刀百人自從曰大夫亦有命仙芝
遂下曰我退罪也死不敢辭然以我為盜詰資糧誣也謂令誠

曰上天下地三軍皆在君豈不知又顧麾下曰我暴若輩本欲
破賊取重賞而賊勢方銳故遷延至此亦以固關也我有罪若
輩可言不爾當呼枉軍中咸呼曰枉其聲殷地仙芝視常清尸
曰公我所引拔又代吾為節度今與公同死豈命歟遂就死

權與作偽謠誣裴度唐書

裴度字中立穆宗時復度兼平章事請入朝蘇逢吉黨大懼權
與作偽謠雲非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以度平元濟
也都城東西岡六民間以為乾數而度第平樂里直第五岡權
與乃言度名應圖識弟據岡原不召而來其意可見欲以傾度
天子獨能明其誣詔復使輔政

王璠李漢諧德裕唐書

李德裕文宗時召拜中書門下平章事文宗暴感風害鄭注始

因王守澄以藥進帝少間又薦李訓使待詔帝欲授諫官德裕固諫帝語王涯別與官德裕搖手止涯帝適見不懌訓注皆怨復召宗閔輔政拜德裕興元節度使徙鎮海軍以代王璠先是大和中漳王養母杜仲陽歸浙西有詔在所存問時德裕被召乃檄留後使如詔書璠人為尚書左丞而漳王以罪廢死因與戶部侍郎李漢共譖德裕嘗賂仲陽道王為不軌帝惑其言召王涯李固言路隋質之注璠漢三人者語益堅獨隋言德裕大臣不宜有此讒焰少哀遂貶德裕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復貶袁州長史隋亦免宰相未幾李宗憫以罪斥而注訓等亂敗帝追悟德裕以誣構逐乃徙滁州刺史又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開城初帝從容語宰相朝廷豈有遺事乎衆進以宋申錫對帝說首涕數行下曰當此時兄弟不相保况申錫邪有司為我褒

顯之又曰德裕亦申錫比也起為浙西觀察使後對學士禁中黎埴頓首言德裕與宗閔皆逐而獨三進官帝曰彼嘗進鄭注而德裕欲殺之今當以官與何人埴懼而出又指坐宸前示宰相曰此德裕爭鄭注處

李殷誣害程福贊五代史

程福贊者為人沈厚寡言而有勇必為軍卒以戰功累遷洛州團練使晉出帝時為奉國右廂都指揮使開運中契丹入寇出帝北征奉國軍士乘間夜縱火焚營欲因以為亂福贊身自救火被傷火滅而亂者不得發福贊以為契丹且大至而天子在軍京師虛空不宜以小故動搖人聽因匿其事不以聞軍將李殷位次福贊下利其去而代之因誣福贊與亂者同謀不然何以不奏出帝下福贊獄人皆以為寃福贊終不自辯以見殺

唐襲構亂致死 五代史

唐襲前蜀主王建之嬖也建以為太子少保特太子元膺易之
屢譴于朝建懼其交惡乃罷襲樞密出為興元節度使已而襲
罷歸元膺廷疏其過失建益不悅是月七夕元膺召諸王大臣
置酒而集王宗翰樞密使潘峭翰林學士毛文錫不至元膺怒
曰集王不來峭與文錫教之耳明日元膺白建峭及文錫離間
諸王建怒將罪之元膺出而襲入建以問之襲曰太子謀作亂
欲召諸將諸王以兵鋼之然後舉事尔建疑之襲請召屯營軍
入衛元膺初不為備聞襲召兵以為誅已乃與伶人安悉香軍
將金珠率天武兵自衛遣人擒峭及文錫而笞之幽於其家
召大將徐瑤常謙率兵出拒襲與襲戰神武門襲中流矢墜馬

寇準左遷 宋史

寇準太宗時拜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改同知院事與知院張
遜數爭事上前他日與温仲舒偕行道逢狂人迎馬呼萬歲判
左金吾王賓與遜雅相善遜嫉上其事準引仲舒為證遜令賓
獨奏其辭頗厲且互斥其短帝怒謫遜準亦罷知青州帝顧準
厚既行念之嘗不樂語左右曰寇準在青州樂乎對曰準得善
藩當不苦也數日輒復問左右揣帝意且復召用準因對曰陛
下思準不少忘聞準日縱酒未知亦念陛下乎帝默然

欽若嫉寇準 宋史

寇準加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準頗自矜澶淵之功真宗以
此待準甚厚王欽若深嫉之一日會朝準先退帝目送之欽若
因進曰陛下敬寇準為其有社稷功邪帝曰然欽若曰澶淵之

後陛下不以為恥而謂準有社稷功何也帝愕然曰何故欽若
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澶淵之舉是城下之盟也以萬乘之貴
而為城下之盟其何恥如之帝愀然為之不悅欽若曰陛下問
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
注也斯亦危矣由是帝顧準寢衰

丁謂譖寇準宋史

宋真宗時寇準為相尤惡丁謂謂媒孽其過遂罷準相既而拜
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議再貶準帝意欲謫準江淮間謂退除
道州司馬同列不敢言獨王曾以帝語質之謂顧曰居停主人
勿復言蓋指曾以弟舍假準也

丁謂誣謫曹瑋為準黨宋史

曹瑋仁宗時為宣徽北院使鎮國軍節度觀察留後簽書樞密

院事宰相丁謂逐寇準惡瑋不附已指為準黨除南院使環慶
路都總管安撫使乾興初謫左衛大將軍容州觀察使知萊州
瑋以宿將為謂所忌即日上道從弱卒十餘人不以言報
自隨謂敗復華州觀察使

夷簡毀仲淹宋史

范仲淹仁宗時拜尚書禮部員外郎遷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
府時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范仲淹上百官圖指其次
第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况進退近
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之事仲
淹曰洛陽險固而汴為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
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帝問夷簡夷簡曰此仲淹迂闊之論也
仲淹廼為四論以獻大抵譏切時政且曰漢成帝信張禹不疑

舅家故有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夷簡怒
訐曰仲淹離間陛下君臣所引用皆朋黨也仲淹對益切由是
罷知饒州

擇仁城堅宋史

吳擇仁字智夫宋徽宗時加龍圖進集賢殿脩撰為京畿都轉
運使鄭州城惡受命更築之或說於曰新城雜以沙土天不如
故且速圯帝怒密遣取塊城上緘以來令衛卒三技之堅級如
削鐵說不能售

應辰被中貴人側目宋史

應辰在朝多革弊事中貴人皆側目德壽宮方堯石池以水銀
浮金鳧魚于上上過之宋高宗指示曰水銀正之此買之王也
書家上怒曰汪應辰力言勝置房廊與民爭利乃自貶水鏡都

應辰知之力求去會復出發運均輸之自歎曰吾不可留矣但
力辯群枉則補外之請自得乃力論其事有害無利遂以端明
殿學士知平江府

韓侂胄誣汝愚貶出宋史

韓侂胄孝宗時欲逐汝愚而難其名誣其黨將作監李沐為正
言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不利於社稷乞罷其政出汝愚浙江
亭待罪遂罷相除觀文殿學士知福州臺臣合詞乞寢出守之
命遂以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國子祭酒李祥言去歲國遭大戚
中外洶洶留正棄相位而去官僚幾欲解散軍民皆將為亂兩
宮隔絕國喪無主汝愚以樞臣獨不避殞身滅族之禍奉太皇
太后命翊陛下以登九五勲勞著於社稷精忠貫於天地乃卒
受黥黥而去天下後世其謂何博士揚簡亦以為言李沐劾祥

簡罷之太府丞呂祖儉亦上書許汝愚之忠詔祖儉朋比罔上
送韶州安置太學生楊宏中周端朝張衍林仲麟蔣傳徐範等
伏闕言去歲人情驚疑變在朝夕當時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
議雖百李沐罔知攸濟當國家多難汝愚位樞府本兵柄指揮
操縱何向不可不以此時為利今上下安恬乃獨有異志乎書
上悉送五百里外羈管侂胄忌汝愚益深謂不重貶人言不已
以中丞何澹疏落大觀文監察御史胡絃疏汝愚唱引偽徒謀
為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為符責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

屠赤台譖張柔被幽元史

張柔字德剛少慷慨尚氣節元大祖時為河北東西等路都元
帥號拔都魯置官屬將士遷授有差燕帥屠赤台數凌柔柔不
為下乃譖柔於中都行臺曰張柔驍勇無敵尚被執而降今委

以兵柄戰勝攻取威震河朔失今不圖後必難制常欲殺我
不敢南也行臺召柔幽之土室屠赤台施帳寢其上環以甲騎
明日將殺之屠赤台一夕暴死柔乃得免

正寅誣譖廉希憲元史

廉希憲字善甫幼魁偉舉止異凡元世祖中統間進為中書右
丞行秦蜀省事後李壇反山東事連王文統平章趙璧素忌希
憲勲名因言文統由張易廉希憲薦引遂至大用且關中形勝
之地希憲得民心有商挺趙良弼為之輔此事宜關聖慮帝曰
希憲自幼事朕朕知其心商挺趙良弼皆正士何慮焉蜀降人
費正寅以私怨譖希憲因李壇叛亦脩城治兵潛畜異志帝因
惑之命中書右丞南合代希憲行省且覆視所告事卒無實狀
詔希憲還京師陛見言曰方關陝叛亂川蜀未寧事急星火臣

隨宜行事不謀佐貳如寅所言罪止在臣臣請逮繫有司帝撫御牀曰當時之言天知之朕知之卿果何罪慰諭良久

阿合馬誣伯顏元史

伯顏之取宋而還也詔百官郊迎以勞之平章阿合馬先百官半舍道謁伯顏解所服玉鈎條遺之且曰宋寶玉固多吾寶無所取勿以此為薄也阿合馬謂其輕已思中傷之乃誣以平宋時取其玉枕蓋世祖命按之無驗遂釋之復其任阿合馬既死有獻此蓋者帝愕然曰幾陷我忠良別吉里迷失嘗誣伯顏以死罪未幾以他罪誅勅伯顏臨視伯顏與之酒愴然不頷而返世祖問其故對曰彼自有罪以臣臨之人將不知天誅之公也

哈麻誣劾脫脫元史

武宗時脫脫領大軍討高郵哈麻乘間遂復入中書為平章政

事脫脫之出師也以汝中柏為治書侍御史俾輔也先帖木兒汝中柏累言哈麻必當屏斥不然必為後患而也先帖木兒不從哈麻知之恐終不自保因訴於皇后奇氏曰皇太子既立而冊寶及郊廟之禮不行者脫脫兄弟之意也皇后既頗信之哈麻復與汪家奴之子桑哥寶里也先帖木兒之客明理明古諧諸皇太子會也先帖木兒移疾家居於是監察御史袁賽因不花等即承望哈麻風指奏劾也先帖木兒罪惡章凡三上而帝始允詔收御史臺印令也先帖木兒出都門聽旨而遂以知樞密院事汪家奴為御史大夫尋降詔數脫脫老師費財之罪即軍中奪其兵柄安置淮安既而脫脫也先帖木兒皆就貶遂以死並籍其家

鎖南誣奏的失被竄元史

鎖咬兒哈的迷失年十二宿衛英宗潛邸掌服御諸物英宗即位拜監察御史至治元年春詔起大利于京西壽安山鎖咬兒哈的迷失與御史觀音保成珪李謙亨上章極諫以為東作方始而興大役以耗財病民非所以祈福也且歲在辛酉不宜興築初司徒劉夔妄獻浙右民田冒出內帑鈔六百萬貫丞相帖木迭兒分取其半監察御史發其姦由是疾忌臺諫至是帖木迭兒之子鎖南為治書侍御史密奏曰彼宿衛舊臣聞事有不便弗即入白今訕上以揚已之直大不敬帝乃殺鎖咬兒哈的迷失與觀音保成珪謙亨黜之竄諸遐裔泰定初贈鎖咬兒哈的迷失資德大夫御史中丞上護軍追封永平郡公謚貞愍賜其妻子鈔五百貫良田千畝仍詔樹碑神道

姦臣

設心陰險欺君害人者

陳乞偽事高國 左傳

魯哀公六年齊陳乞偽事高國 張國夏者每朝陳乞必為高國駭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偏我盍去諸國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讒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子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卿 高聞之與惠子卿國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圍絃施來奔魯

樓緩欺王戰國策

趙樓緩將使辭行恐趙王疑之以隱伏之事要王使信已也謂趙王曰臣雖盡力竭智死不復見於王矣王曰是何言也固且為書而厚寄卿樓子曰王不聞公子牟夷之於宋乎非肉不食文張善宋惡公子牟夷宋然之今臣之於王非宋之於公子牟夷也而惡臣者過文張故臣死不復見於王矣王曰子勉行矣寡人與子有誓言矣樓子遂行後以中牟反入梁候者來言而王弗聽曰吾已與樓子有言矣

王莽擅作威福前漢

王莽為大司馬迎中山王奉成帝後是為孝平皇帝年九歲太后臨朝稱制委政於莽莽曾持上下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王受王邑為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歆典文章

孫建為爪牙豐子尋歆子荼涿郡崔發南陽陳崇皆以材能幸於莽莽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為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讓焉上以惑太后下以示信於眾庶始風益州令塞外蠻夷獻白雉因白太后下詔以白雉薦宗廟群臣盛陳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宜賜曰安漢公太后詔尚書具其事莽數上書稱疾固辭太后詔以召陵新息二縣戶二萬八千益封莽復其後嗣疇其爵邑封功如蕭相國以莽為太傅詡曰安漢公以故蕭相國甲第為安漢第定著於令傳之無窮於是莽惶恐不得已而起受策莽受太傅安漢公詡讓還益封疇爵邑事云願須百姓家給然後加賞復言宜立諸侯王後及高祖以來功臣子孫大者封侯或賜爵關內侯食邑然後及諸在位各有第序下惠士民鰥寡恩澤之政無所不施莽既悅眾

庶又欲專斷知太后厭政乃風公卿奏言往者更以功次遷至二千石及州部所舉茂材異等吏率多不稱宜皆見安漢公又太后不宜親省小事於是莽人人延問密致恩意厚加贈送其不合指顯奏免之權與人主侔矣

王莽進女前漢

王莽字巨君孝元皇后弟之子也既尊重欲以女配平帝為后以固其權奏言皇帝即位三年長秋宮未建掖廷媵未充乃者國家之難本從亡嗣配取不正請考論五經定取禮博采二王後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長安者適子女事下有司上眾女名王氏女多在選中者莽恐與己女爭即上言身亡德子材下不宜與眾女並采太后以為至誠下詔曰王氏女朕之外家其勿采庶民諸生郎吏以上守闕上書者日千餘人公卿大夫或詣廷中或伏省戶下咸言明詔聖德巍巍如彼安漢公盛勲堂堂若此今當立后柰何廢公女天下安所歸命願得公女為天下母莽女立為皇后大赦天下

王莽妄殺立威前漢

王莽時王尋復作符命言故漢氏平帝后黃皇室主為尋之妻莽以詐立心疑大臣怨謗欲震威以懼下因是發怒曰黃皇室主天下母此何謂也收捕尋尋亡豐自殺尋隨方士入華山歲餘捕得辭連國師公劉歆子侍中東通靈將五司大夫隆威侯棻棻弟右曹長水校尉伐虜侯泳大司空邑弟左關將軍堂威侯竒反歆門人侍中騎都尉丁隆等牽引公卿黨親列侯以下死者數百人尋手理有天子字莽解其辭入視之曰此一大子也或曰一六子也六者戮也明尋父子當戮死也廼流棻于幽

州放尋于三危強隆于羽山皆驛車載其屍傳致云

放資陰沮帝意免燕王官魏書

劉放字子棄為中書監孫資為令俱事魏文帝久專權寵時燕王宇為大將軍與領軍將軍夏侯獻武衛將軍曹爽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軍秦朗等共輔政放資為朗等素所不善懼有後害陰圖間之而宇常在帝側故未得有言帝氣微宇下殿呼肇有所議未還而帝少間爽獨在放知之呼資與謀資曰不可動也放曰俱入鼎鑊何不可云有乃突前見帝垂泣曰陛下氣微若亦不諱將以天下付誰帝曰卿不聞用燕王邪放曰陛下忘先帝詔勅藩王不得輔政且陛下病而曹肇秦朗等便與才人侍疾者言戲燕王擁兵南面不聽臣等入此即豎刀趙高也今皇太子幼弱未能統政外有強暴之寇內有勞怨之民陛下

不遠慮存亡而近係恩舊委祖考之業付二三凡士寢疾數日

外內擁隔社稷危殆而已不知此臣等所以痛心也帝得放言

大怒曰誰可任者放資乃舉爽代宇又曰宜詔司馬懿使相參

帝從之放資出肇入泣涕固諫帝使肇勅停肇出戶放資趨而

往復說止帝帝又從其言放曰宜為手詔帝曰我困篤不能放

即上牀執帝手強作之遂齋出大言曰有詔免燕王宇等官不

得停省中於是宇肇獻朗相與泣而歸第既從放詔詔封驃

呼官中常所給使者曰朕罪未決持我此詔授太尉也辟邪馳

去先是燕王為帝畫計以為開中事重宜便道遣懿從河內西

入見帝勞問訖乃詔齊秦二王以手筆疑齊王謂懿曰此是

也君諱視之勿誤也又教齊王令前抱懿頭時太子芳年八歲

待君九歲在於御側帝執懿手目太子曰死乃復可忍朕忍死

畢坦誣害張方 晉書

晉惠帝時張方世貧賤以材勇得幸於河間王顥累遷兼振武將軍初得長安富人郅輔供給及貴以輔為帳下督甚昵之顥參軍畢坦為方所侮忿而說顥曰張方久屯霸上聞山東賊盛不進宜防之其親信郅輔具知其謀顥召輔坦迎說輔曰張方欲反人謂卿知王若問卿何辭以對輔驚曰實不聞方反為之若何坦曰王若問卿但言爾爾不然必不免禍輔入顥問曰張方反卿知之乎輔曰爾顥曰遣卿取之可乎又曰爾顥乃遣輔送書於方因令殺之輔既眠於方持刀而入守閤者不疑因以下發函便斬方頭而出

王衍三窟晉書

王衍字夷甫晉惠帝時位居宰輔不以經國而思自全之計說東海王越曰中國已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牙王澄為荊州族弟王敦為青州因謂澄敦曰荊州有江漢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是以為三窟矣識者鄙之

桓溫大言晉書

桓溫字元子海西公時領平北將軍徐兗刺史性儉每讌惟下七奠梓茶果而已然以雄武專朝窺覷非望或卧對親寮曰為爾寂寂將為文景所笑衆莫敢對既而撫枕起曰既不能流芳後世不足復遺臭萬載邪常行經王敦墓望之曰可人可人其心迹若是

郗超勸溫廢立晉書

桓溫字元子晉廢帝太和四年以溫領平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時郗超諫桓溫伐慕容氏以道遠汴水淺運道不通溫不從

果有枋頭之敗温深慙之尋而有壽陽之捷問超曰此足雪枋頭之恥乎超曰未厭有識之情也既而超就温宿中夜謂温曰明公既居重任天下之責將歸於公若不行廢立大事不足鎮壓四海温素有此計深納其言

和士開勸帝逸樂取寵

北史

和士開字彥通幼而聰慧解悟捷疾齊武成帝初為長廣王時辟士開行參軍武成好握槊士開善此戲加以傾巧便僻又能彈胡琵琶因致親寵武成帝即位累遷至高書左僕射兼侍中武成外朝視事或在內宴賞須臾之間不得不與士開相見或累月不歸一日數入或放還之後俄頃即追未至之間連騎催喚奸諂日至寵愛彌隆前後賞賜不可勝紀言辭容止極諸鄙褻以夜繼晝無復君臣之禮至說武成云自古帝王盡為灰土

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恣意作樂從橫行之即是
一日快活敵千年國事分付大臣何慮不辦無為自勤約也帝
大悅於是委趙彥深掌官爵元文遙掌財用唐邕掌外兵白建
掌驍兵馮子宗胡長祭掌東宮帝三四日乃一坐朝書數字而
已略無言須臾罷入

和士開反害趙郡王

北史

齊後主以武成顧託深委任和士開士開先得幸於胡太后是以彌見親密趙郡王叡與婁定遠元文遙等謀出士開仍引任城馮翊二王及段韶安吐根共為計策屬太后觴朝貴於前殿殿面陳士開辜失云士開先帝弄臣城狐社鼠受納貨賄穢亂宮掖臣等義無社口冒以死陳太后曰先帝在時王等何意不道今日欲欺孤寡邪但飲酒勿多言叡詞色愈厲安吐根繼進

曰臣本商胡得在諸貴行末既受厚恩豈敢惜死不出士開朝野不定太后曰別日論之王等且散齋等或投冠於地或拂衣而起言詞咆哮無所不至明日齋等復於雲龍門令文遙入奏三反太后不聽段韶呼胡長粲傳言於太后曰梓宮在殯事太忽速猶欲王等更思量趙郡王等遂並拜謝長粲復命太后謂曰成妹母子家計者兄之力也厚賜齋等而罷之太后及後主召問士開士開曰先帝群臣中待臣最重陛下諒陰始爾大臣皆有覬覦今若出臣正是翦陛下羽翼宜謂齋等云文遙與臣同是任用豈得一去一留並可以為州且依舊出納待過山陵然後發遣齋等謂臣真出心必喜之後主及太后告齋等如其言以士開為兖州刺史文遙為西兖州刺史山陵畢齋等促士開就路士開載美女珠簾及諸寶玩以詣婁定遠謝曰諸貴欲殺士開蒙王特賜性命用作方伯今欲奉別且送二女子一珠簾定遠大喜謂士開曰欲還入不士開曰在內久常不自安不願更入定遠信之送至門士開曰今日遠出願一辭觀二宮定遠許之由是得見後主及太后進說曰先帝一旦登遐臣媿不能自死觀朝貴意勢欲以陛下為乾明臣出之後必有大變復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因慟哭後主及太后皆立問計將安出士開曰臣已得入復何所慮正須數行詔書耳於是詔定遠為青州刺史責趙郡王齋以不臣召入殺之復除士開侍中尚書左僕射定遠歸士開所遺加以餘珍賂之

祖珽誣殺忠良北史

祖珽齊後主時入為祕書監丞相斛律光甚惡之遙見竊罵云多事乞索小人欲作何計數嘗謂諸將云邊境消息處分兵馬

趙令恒與吾等參論之盲人掌機密來全不共我輩語止恐誤他國家事又祖珽頗聞其言因其女皇后無寵以謠言聞上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令其妻兄鄭道蓋奏之帝問珽珽證實又說謠云高山崩榭樹舉盲老公背上下大斧多事老母不得語珽并云盲老公是臣自云與國同憂戚勸上行語其多事老母似道女侍中陸氏帝以問韓長鸞穆提婆并令高元海段士良密議之衆人未從因光府參軍封士讓啓告光及遂滅其族

韓鳳誤國北史

韓鳳字長鸞弟萬歲及其二子寶行寶信北齊後主時並開府儀同萬歲又拜侍中亦處機要寶信尚公主駕復幸其宅親戚咸蒙官賞鳳母鮮于段孝言之從母子姊也為此偏相參附奏

遣監造晉陽宮陳得信馳驛檢行見孝言役官夫匠自營宅即語云僕射為至尊起臺殿未訖何用先自營造鳳及穆提婆遣孝言分工匠為已造宅德信還具奏聞及幸晉陽鳳又以官馬與他人乘騎因此發忿與提婆並除名亦不露其辜仍毀其宅公主離婚復被遣向鄴史部門參及後主晉陽走還被敕喚入內尋詔復王爵及開府領軍大將軍常在左右仍從後主走度河到青州并為周軍所獲鳳被寵要之中尤嫉人士朝夕讌私唯相讚訴崔季舒等冤酷皆鳳所為也每一賜與動至千萬恩遇日甚彌自驕恣意色嚴厲未嘗與人相承接朝士認事莫敢仰視動致呵叱輒詈云狗漢大不可耐雖須殺却若見武職雖廝養末品亦容下之仕隋位終於隴州刺史

裴蘊布黨北史

裴蘊事隋文帝累遷御史大夫蘊欲重己權勢今虞世基奏罷
司隸刺史以下官屬增置御史百餘人於是引致姦黠共為朋
黨郡縣有不附者陰中之于時軍國多務凡是興師動眾京都
留守及與諸蕃互市皆令御史監之賓客附隸遍於郡國侵擾
百姓帝弗之知也司馬德戡將為亂遂見害

宇文述進計廢太子北史

宇文述字伯通隋文帝時為壽州總管時晉王廣鎮揚州陰有
奪宗之志請計於述述曰皇太子失愛已久大王才能蓋世主
上與內宮咸所鍾愛四海之望實歸大王然廢立大事能移主
上者唯楊素耳移素謀者唯其弟約述雅知約請朝京師與約
共圖廢立晉王大悅多賞金寶資述入關述數請約共感陳器
玩與之酣暢因共博戲每陽不勝輸所將金寶約所得既多稍

以謝述述因曰此晉王賜述令與公為歡約大驚曰何為者
因為王申意約然其說退言於素亦從之後卒廢勇而立廣為
太子

郭衍附晉王謀廢太子北史

郭衍字彥文隋文帝時為蔣州刺史臨下甚倨事上甚卑晉王
愛昵之宴賜隆厚遷洪州總管王有奪宗之謀托衍心腹遣字
文述以情告之衍大喜曰若所謀事果自可為皇太子如其不
諧亦須據淮海復梁陳之舊副君酒客其如我何王因召衍陰
共計議又恐人疑無故來往托以妻患癯王妃蕭氏有術能療
之以狀奏帝聽共妻向江都往來無度衍又詐稱廣州俚反王
乃奏衍行兵討之由是大脩甲仗陰養士卒及王入為太子徵
授左監門率轉左宗衛率文帝於仁壽宮將大漸太子與楊素

矯詔令衍宇文述領東宮兵帖上臺宿衛門禁竝由之及上崩漢王起逆而京師空虛使衍馳還總兵居守大業元年拜左武衛大將軍煬帝幸江都令統左軍改授光祿大夫又從行吐谷渾出金山道納降二萬餘戶衍能揣上意阿諛順旨帝每謂人曰唯郭衍心與朕同又嘗勸帝取樂五日一視事無得効高祖空自劬勞帝從之益稱其孝順

虞基抑損表狀不以實聞此史

虞世基任隋煬帝拜金紫光祿大夫後從幸鴈門為突厥所圍戰士多敗世基勸帝為賞格親自撫循乃下詔停遼東事帝從之師乃復振及圍解勳格不行又下伐遼之詔由是言其詐衆朝野離心帝幸江都次鞏縣世基以盜賊日盛請發兵北洛口倉以備不虞帝不從但答云卿是書生定猶懼怯于時天下大

亂世基知帝不可諫正又以高熲張衡等相繼誅戮懼禍及已雖居近侍唯諂取容不敢忤意盜賊日甚郡縣多沒世基知帝惡數聞之後有告敗者乃抑損表狀不以實聞是後外間有變帝弗之知也嘗遣太僕卿楊義臣捕盜河北降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歎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列降賊何多也世基曰鼠竊雖多未足為慮義臣尅之擁兵不少久在閩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其兵散又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間行賊中詣江都奏事稱李密有衆數萬圍逼京都賊據洛口倉城內無食若陛下速還烏合必散不然者東都決沒因獻款嗚咽帝為改容世基見帝色憂進曰越王年小此輩誑之若如所言善達何緣得至帝勃然怒曰善達小人敢廷辱我因使經賊中向東陽催運善達遂為群盜所殺此後外人杜口莫敢

以賊聞奏世基氣貌沈審言多合意是以特見親愛朝臣無與
為比

封倫矯飾險佞唐書

封倫字德彛事太宗倫資險佞內挾數刺人主意陰導而陽合
之外謹順居處衣服陋素而交官府賄贈狼籍然善矯飾居之
自如人莫能殫其膺肺

許敬宗受金欺罔唐書

許敬宗字延族高宗時為弘文館學士累遷太子少師子娶尉
遲敬德女孫而女嫁錢九隴子九隴本高祖隸奴也為虛立門
閥功狀至與劉文靜等同傳太宗賜長孫無忌威鳳賦敬宗猥
稱賜敬德蠻酋龐孝泰率兵從討高麗賊笑其懦襲破之敬宗
受其金乃稱屢破賊唐將言驍勇者唯蘇定方與孝泰曹繼叔

劉伯英出其下遠甚

李義府姦謀廢后唐書

李義府其祖嘗為射洪丞因客永泰貞觀中李大亮巡察劔南
表義府才對策中第補門下省典儀劉洎馬周更薦之太宗召
見轉監察御史詔侍晉王王為太子除舍人崇賢館直學士與
司議郎來濟俱以文翰顯時稱來李獻承華箴末云佞諛有類
邪巧多方其萌不絕其害必彰義府方諂事太子而文致若謹
直者太子表之優詔賜帛高宗立遷中書舍人兼脩國史進弘
文館學士為長孫無忌所惡奏斥壁州司馬詔未下義府問計
於舍人王德儉德儉者許敬宗甥廩而智善揣事因曰武昭儀
方有寵上欲立為后畏宰相議未有以發之君能建白轉禍於
福也義府即代德儉直夜叩閣上表請廢后立昭儀帝悅召見

與語賜珠一斗停司馬詔書留復侍武后已立義府與敬宗德
儉及御史大夫崔義玄中丞袁公瑜大理正侯善業相推轂濟
其姦誅棄骨鯁大臣故后得肆志攘取威柄天子歛衽矣義府
貌柔恭與人言嬉怡微笑而陰賊褊忌著于心凡忤意者皆中
傷之時弼義府笑中刀又以柔而害物弼曰人貓

游藝云詭說武后革命唐書

傳游藝武后載初元年由合宮主簿再遷左補闕武后奪政即
上書詭說符瑞勸后當革姓以明受命后悅擢鸞臺侍郎后乃
黜唐稱周廢唐宗廟自稱皇帝賜游藝姓武氏以兄神童為冬
官尚書游藝嘗夢登湛露殿既寤以語所親有告其謀反者下
獄自殺以五品禮葬之初游藝探后自誣殺宗室復請發六道
使後卒用其言萬國俊等既出天下被其酷游藝起一歲賜祀

自青及紫人弼四時仕宦然歲中即敗前古少其比云

林甫詭說玄宗以固已寵唐書

唐太宗貞觀以來任蕃將者如阿史那社尒契苾何力皆以忠
力奮然猶不為上將皆大臣總制之故上有餘權以制於下夫
多是開元中大臣若薛訥郭元振等自節度使入相天子李林
甫疾儒臣以方略積邊勞且大任欲杜其本以久已權即說玄
宗曰以陛下雄材國家富彊而夷狄未滅者繇文吏為將憚矣
石不身先不如用蕃將彼生而雄養馬上長行陣天性然也若
陛下感而用之使必死夷狄不足圖也帝然之因以安思順代
林甫領節度而擢安祿山高仙芝哥舒翰等專為大將林甫利
其虜也無入相之資故祿山得專三道勁兵處十四年不徙天
子安林甫策不疑也卒致稱兵蕩覆天下王室遂微

楊國忠撓敗舒翰軍唐書

哥舒翰玄宗時拜太子先鋒兵馬元帥祿山叛帝命率河隴朔方等十二部兵二十萬守潼關師始東先驅牙旗觸門墮注旄干折衆惡之天子御勤政樓臨送詔翰以軍行過門毋下百官郊餞旌旗亘二百里翰惶恐數以疾自言帝不聽然病痼不能事以軍政委良丘使王思禮主騎李承光主步三人爭長政令無所統一衆攜也無關意明年進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祿山遣子慶緒攻關翰擊走之始安思順度祿山必反嘗為帝言得不坐翰既惡祿山又怨思順及是知重兵在已有所論請天子重違因偽為賊書遺思順者使關邏禽以獻翰因疏七罪請誅之有詔思順及弟元貞皆賜死徙放其家楊國忠始懼或說翰曰祿山本以誅國忠故稱兵今若留卒三萬守關

悉精銳度漒水誅君側此漢挫七國計也思禮亦勸翰翰猶豫未發謀頗露國忠大駭入見帝曰兵法安不忘危大兵在潼關而無後殿萬有一不利京師危矣即募牧兒三千人日夜訓練以劍南列將分統之又募萬人屯灊上使腹心杜乾運為帥翰疑圖已表請乾運兵隸節下因詭召乾運計事者至軍即斬首梟牙門并其軍國忠愈恐謂其子曰吾無死所矣然翰亦不自安又謀久不決數奏言祿山雖竊據河朔不得人心請持重以敵之待其離隙可不血刃而禽賊將崔乾祐守陝郡仆旗鼓羸師以誘戰覘者曰賊無備可圍也帝信之詔翰進討翰報曰祿山習用兵今始為逆不能無備是陰計誘我賊遠來利在速戰王師堅守毋輕出關計之上也且四方兵未集宜觀事勢不必速當是時祿山雖盜洛河所過殘殺人人怨之淹時月不能進

尺寸地又郭子儀李光弼兵亦進取常山十數郡祿山始悔反矣將還幽州自固而國忠計迫認說帝趣翰出潼關復陝洛時子儀光弼遙計曰翰病且耄賊素知之諸軍烏合不足戰今賊悉銳兵南破宛洛而以餘衆守幽州吾直擣之覆其巢窟質叛族以招逆徒祿山之首可致若師出潼關變生京師天下殆矣乃極言請翰固關無出軍而帝入國忠之言使使者趣戰項背相望也翰窘不知所出六月引而東慟哭出關次靈寶西原與乾祐戰由關門七十里道險隘其南薄山北阻河賊以數千人先伏險翰浮舟中流以觀軍謂乾祐兵寡易之促士卒進道阻無行列賊乘高頽石下擊投士甚衆翰與良丘登北阜以軍三萬夾河鳴鼓思禮等以精卒居前餘軍十萬次之乾祐為陣十五五或卻或進而陌刀五千列陣後王師視其陣無法指說

嗤笑曰禽賊乃會食及戰乾祐旗少偃如欲退者王師懈不為備伏忽起薄戰皆奮死鬪翰以氍毹馬車畫龍虎飾金銀瓜目將駭賊倚戈矢逐北賊負薪塞路順風火其車燥焮熾突騰煙如夜士不復相辨自相鬪殺尸血狼籍久乃悟又棄甲奔山谷及蹈河死者十一二有糧艘百餘軍爭濟艘輒沈至縛矛楮乘以度喧叫振天地賊乘之奔潰略盡始關門有三塹廣二丈深一丈士馬奔蹙相壓進少選塹平後至者踐之以入既敗翰引數百騎絕河還營羸兵裁八千至潼津收散卒復守潼關乾祐進攻於是火拔歸仁等給翰出關翰曰何邪曰公以二十萬衆一日覆沒持是安歸公不見高仙芝等事乎翰曰吾寧效仙芝死汝舍我歸仁不從執以降賊

史思明給夷人入國邀功唐書

史思明寧夷州突厥種初名宰于玄宗賜其名姿癯露鳶有偃背麤目側鼻寡鬚髮躁健譎狡與安祿山共鄉里生先祿山一日故長相善少事特進馬知義以輕騎覘賊多所禽該通六蕃譯亦為互市郎頃之負官錢無以償將走矣未至為邏騎所困欲殺之給曰我使人也若聞殺天子使者其國不祥不如以我見王王活我功自汝得邏以為然送至王所不拜曰天子使見小國君不拜禮也王怒然疑真使者卒授館待以禮將還令百人從入朝奚有部將瑣高者名聞國中思明欲禽以贖罪詠王曰從我者雖多無足與見天子者惟高材可與至中國王悅命高將帳下三百俱既至平盧遣謂戍主曰奚兵數百外稱入朝內實盜請備之主潛師迎搗殺其衆囚高以獻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奇其功表折衝與祿山俱為投生天寶初思明累功至將軍知平盧軍事入奏帝賜坐與語奇之問年曰四十矣撫其背曰爾貴在晚勉之

安祿山詭誕給帝邀功唐書

安祿山唐玄宗天寶二年入朝奏對稱旨進驃騎大將軍又明年代裴寬為范陽節度河北採訪使仍領平盧軍祿山北還詔中書門下尚書三省正負長官御史中丞饒鴻臚亭四載奚契丹殺公主以叛祿山幸邀功肆其侵於是兩蕃貳祿山起軍擊契丹還奏夢李靖李勣求食於臣乃祠址郡芝生于梁其詭誕敢言不疑如此又潛遣賈胡行諸道歲輸財百萬至大會祿山踞重牀燎香陳怪珍胡人數百侍左右引見諸賈陳犧牲女巫鼓舞于前以自神陰令群賈市錦綵朱紫服數萬為叛資月進牛橐駝鷹狗奇禽異物以蠱帝心而人不聊自以無功而貴見

天子盛開邊乃給契丹諸酋大置酒毒焉既酣悉斬其首先後殺數千人獻馘闕下玄宗不知

安祿山詭言取寵唐書

唐玄宗時安祿山陽為愚不敏蓋其姦承間奏曰臣生蕃戎寵榮過甚無異材可用願以身為陛下死天子以為誠憐之令見皇太子不拜左右適語之祿山曰臣不識朝廷議皇太子何官也玄宗曰吾百歲後付以位謝曰臣愚知陛下不知太子罪萬死乃再拜時楊貴妃有寵祿山請為妃養兒帝許之真拜必先妃後帝帝怪之荅曰蕃人先母後父帝大悅命與楊銍及三夫人約為兄弟繇是祿山有亂天下意令麾下劉駱谷居京師伺朝廷隙六載進御史大夫封妻段為夫人有國林甫以宰相貴甚羣臣無敢鈞禮惟祿山倚恩入謁倍林甫欲諷寤之使與王

鉞偕鉞亦位大夫林甫見鉞趨拜卑約祿山惕然不覺自折林甫與語揣其意迎剖其端祿山大駭以為神每見雖盛寒必流汗林甫稍厚之引至中書覆以已袍祿山德林甫呼十郎駱谷每奏事還先問十郎何如有好言輒喜若謂大夫好檢校則反手據牀曰我且死優人李龜年為帝學之帝以為樂晚益肥腹緩及膝奮兩肩若挽牽者乃行作胡旋舞帝前乃疾如風帝視其腹曰胡腹中何有而大荅曰唯赤心耳每乘驛入朝半道必易馬蹄大夫換馬臺不爾馬輒仆故馬必能負五石馳者乃勝載帝為祿山起第京師以中人督役戒曰善為部署祿山眼孔大毋令笑我為瑣戶交疏臺觀沼池華僭帝幕率緹繡金銀為筲筐瓜籬大抵服御雖乘輿不能過帝登勤政樓幄坐之左張金鷄大陣前置特榻詔祿山坐褰其幄以示尊寵太子諫

白自古幄坐非人臣當得陛下寵祿山過甚必驕帝曰胡有異相我欲厭之時太平久人忘戰帝春秋高嬖豔鉗固李林甫楊國忠更持權綱紀大亂祿山計天下可取逆謀日熾每過朝堂龍尾道南北睥睨久乃去

林甫排構大臣唐書

李林甫長平肅王叔良曾孫事玄宗開元初為太子中允累進兼中書令性陰密忍誅殺不見喜怒面柔令初若可親既崖窞深阻卒不可得也公卿不由其門而進必被罪從附離者雖小人且為引重同時相若九齡李適之皆遭逐至楊慎矜張瑄盧幼臨柳升等緣坐數百人並相繼誅以王鉷吉溫羅希奭為爪牙數興大獄衣冠為累息適之子雲嘗盛具召賓客畏林甫乃終日無一人往者林甫有堂如偃月蹄月堂每欲排構大臣即

居之思所以中傷者若喜而出即其家碎矣

林甫斥杜璡以絕言路唐書

李林甫唐玄宗時居相位十九年固寵市權蔽欺天子耳目諫官皆持祿養資無敢正言者補闕杜璡再上書言政事斥為下邳令因以語動其餘曰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不暇亦何所論君等獨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飲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爭路絕

李林甫詭盧絢被出唐書

李林甫為相玄宗嘗大陳樂勤政樓既罷兵部侍郎盧絢按轡絕道去帝愛其醞藉稱美之明日林甫召絢子曰尊府素望上欲任以交廣若憚行且當請老絢懼從之因出為華州刺史俄授太子真外詹事絢繇是廢

林甫重關復壁唐書

李林甫玄宗時為相故事宰相皆元功盛德不務權威出入騎從簡寡士庶不甚引避林甫自見結怨者衆憂刺客竊發其出入廣騎騎先驅百步傳呼何衛金吾為清道公卿辟易趨走所居重關復壁絡版甃石一夕再徙家人亦莫知也或帝不朝羣司要官悉走其門臺省為空左相陳希烈雖坐府卒無人入謁

陳少游諂賂宦者求近職唐書

唐代宗廣德中陳少游僕固懷恩表署河北副元帥判官遷晉鄭二州刺史少游長權變所至一切幹濟賄謝權幸以是數遷李抱玉表澤潞副使為陳鄴留後永泰中復奏為隴右行軍司馬擢桂管觀察使少游不樂遠去規徙近鎮時宦官董秀有寵掌樞近少游乃宿其里候歸沐入謁因鄙語諂謂秀曰七郎親

幾何秀謝曰族甚大歲用常過百萬少游曰

是奉入不足為數日費當數外營乃辦耳吾雖不才請獨

歲輸錢五十萬今具其半請先入之秀大喜與厚相結少游

泣曰嶺南瘴癘恐不得生還見顏色秀遽曰公美才不當遠

請少待時少游已納賂元載子仲武於是內外更薦之改宣

池觀察使大曆五年徙浙東封賴川縣子遷淮南節度使喜譎

數行小惠群吏任職三總蕃皆天下富饒處以是斂求貿易無

虛日積財寶巨億萬初結元載賂金帛歲無慮十萬緡又事宦

官駱奉先劉清潭吳承倩及秀故能久其任後載以過見疑少

忠

裴延齡詐言以肆欺罔唐書

裴延齡擢司農少卿京右偏故有墮葦地數頃延齡妄言長安咸陽間得跛莠數百頃願以為內廐牧地水甘草薦與苑廐等德宗信之以問宰相皆曰當無有帝遣使按覆果詐延齡大慙帝不責也

延齡譖罷陸贄唐書

裴延齡性傾險德宗時度支判官班宏卒陸贄薦李異帝漫許之而自用裴延齡贄言延齡僻戾躁妄不可用不聽俄而延齡姦佞得君天下仇惡無敢言贄上書苦諫帝不憚竟以太子賓客罷贄本畏慎未嘗通賓客延齡揣帝意薄譏短百緒帝遂發怒欲誅贄賴陽城等文章論辯乃貶忠州別駕

韋渠牟巧佞得帝意唐書

韋渠牟唐德宗時擢右補闕內供奉始同列易之後數遣中人

專召渠牟繇是皆屬目歲中至諫議大夫大抵延英對雖大臣率漏下二三刻止渠牟每奏事輒五六刻乃罷天子歡甚渠牟為人佻躁志向浮淺不根於道德仁義特用儉巧中帝意非有嘉謨正辭感悟得君也自陸贄免帝躬攬庶政不復委權于下宰相取充位行文書而已至守宰御史皆自推簡然處深宮所倚而信者裴延齡李齊運王紹李實韋執誼與渠牟等其權侷人主延齡實皆姦虐紹無所建明渠牟後出望最輕張恩勢以動天下召崔羊于茅山趙鄭隨布衣至補闕引醴泉令馮伉為給事中太子侍讀帝既偏于任聽士之浮競甘進者爭出其門赫然勢焰可炙

李實蠹政唐書

李實道王元慶四世孫以蔭仕嗣曹王皋辟署江西府判官遷

八公集卷之五 五十八
蘄州刺史皋節度山南東道復從之皋卒實知後務刻薄軍費
士怨怒欲殺之夜縋亡歸京師累進司農卿擢拜京兆尹封嗣
道王怙寵而愎不循法度貞元二十年旱關輔飢實方務聚斂
以結恩民訴府上一不問德宗訪外疾苦實詭曰歲雖旱不害
有秋乃峻責租調人窮無告至徹舍鬻苗輸于官優人成輔端
為俳語諷帝實怒奏賤工謗國帝為殺之或言古者瞽誦箴諫
雖諛諧託諭何誅焉帝悔然不罪實故事京兆避臺官實嘗與
御史王播遇而騶唱爭道播鉤責從者實怒奏播為三原令
辱之惡萬年令李衆誣逐虔州司馬以所善虞部員外郎房
代之其怙權作威若此公卿為讒短遷斥者甚衆專情整色
顏間權德輿為禮部而實私薦士二十人迫語曰應用此
爾君且外遷德輿雖拒之然常憚其誣吏部每奏科日頭

以杜講託實 詔曹劫請趙宗儒無所畏詔書蠲人逋租實
詔固斂畿民大困官吏皆被榜罰掎取三十萬緡吏乞貸息
輒死按之無罪者猥曰死亦非枉復殺之專以殘忍為政順
在諒闇不踰月實殺數十人于府貶通州長史市人爭懷瓦
邀劫之實懼夜遁去長安中相賀以勲令內移死豈州

于頔姦權誣害元洪唐書

于頔字允元德宗時拜山東道節度使吳少誠叛頔率兵戰吳
房朗山取之禽其將李璨又勝之濯神溝於是請陞襄州為大
都督府廣募戰士儲良械擱然有專漢南意所摺者類治軍法
帝晚務姑息頔所奏建無不開允公斂私輸持一益急而慢於
奉上誣劾鄧州刺史元洪朝廷重違為流端州命中人護送至
棗陽頔遣兵劫洪還拘之表責洪太重改吉州長史遣使厚諭

乃已嘗怒判官薛正倫奏貶陝州長史此詔下頓山復署
舊職正倫死以兵圍其居彊使孽子與婚明史高洪縱使剥下
別將陳儀不勝忿刺殺洪一府驚潰

盧杞姦詐陰出張鎰唐書

盧杞字子良唐德宗時宰相杞忌張鎰剛直自之時朱泚以
盧龍卒成鳳翔帝擇人以代杞即謀曰鳳翔將校班秩素高非
宰相信臣不可鎮撫臣宜行帝不許杞復曰臣以臣容貌
最陋不為三軍所信恐後生變臣不敢自專臣帝乃
顧鎰曰文武兼資望重內外無易帥者其為朕撫盧龍乃以
中書侍郎為鳳翔隴右節度使鎰知為杞陰中然辭窮因再拜
受詔

盧杞召亂唐書

盧杞唐德宗時為戶部侍郎是時兵屯河南北挈不解財用日
急於是度支條軍所仰給月費緡百餘萬而藏錢纔支三月杞
乃以趙贊判度支其黨韋都賓等建言商賈儲錢千萬聽自業
過千萬者貸其贏以濟軍軍罷約取償于官帝許之京兆暴責
其期校吏頭大搜塵里疑占列不盡則笞掠之人不勝寃自殞
溝瀆者相望京師蹶然不闕日然悉田宅奴婢之直緡止八十
萬又僦匱質舍居買粟者四貸其一僅至二百萬而長安為閉
肆民皆邀宰相祈訴杞無以諭驅而去帝知民愁忿而所得不
足給師罷之贊術窮於是間架除陌之暴縱矣其法屋二架為
間差稅之上者二千中千下五百吏執籌入第室計之隱不盡
率二架抵罪告者以錢五萬畀之凡公私貿易舊法率千錢率
二十請心五十五僧注所售入其筭有司其事相市為私籍自

言隱不盡率千錢沒二萬告者以萬錢界之由是主僧得操其私以為姦公上所入常不得半而恨誹之聲滿天下及涇師亂呼於市曰不奪而商人儼質矣不稅而間架除陌矣其倡和造作以召怨挺亂皆祀為之

皇甫鑄諳忠良唐書

皇甫鑄唐憲宗時以吏道進既由聚斂旬剝為宰相至雖市道皆嗤之崔群裴度以聞帝怒不聽度乃表罷政事極論鑄奸邪苛刻天下怨之將食其肉且言天下安否繫朝廷朝廷輕重在朝相今王承宗削地程權赴關韓弘與疾討賊非力能制之願朝廷處置能服其心也若相鑄則四方解矣請授以浙西觀察使其辭切至帝以天下略平亦欲崇臺沼宮觀自娛樂鑄與異九帝意故毀貢羨財陰佐所欲又賂吐突承璀為與援故

排衆論決任之反以度為朋黨不內其言鑄乃益以巧媚自建損內外官稟佐國用給事中崔植上還詔書乃止帝斥內所餘詔度支評直鑄貴售之以給邊兵故繒陳絲觸手輒壞上怨怒聚焚之裴度以其事聞鑄指所置韓曰此內庫所出宰制可服彼言不可用詐也帝信之鑄銜變乃與李逢吉令狐楚合擠之出度太原又以崔群有天下重動一動正敢言後議帝號鑄乃譖群抑損徽稱帝怒逐群湖南

劉巨容縱賊不追唐書

劉巨容僖宗時為徐州大將龐勛之反自拔歸授埔橋鎮遏使浙西突陣將王郢反攻明州巨容以篙箭射郢死拜明州刺史黃巢亂江淮授蘄黃招討副使巢據荆南俄遷山南東道節度使以扞巢屯團林江西招討使曹全晷與巨容守荆門關與賊

戰巨容偽北巢追之伏興林樾間賊大敗執賊將十三人轉聞
一舍虜獲不可計巢浮江東奔巨容追之率十俘八以功遷檢
校禮部尚書諸將欲乘勝追斬巢巨容止曰朝家多負人有危
難不受惜官賞事平即忘之不如留賊為富貴作地諸將謂然
故巢復熾

高駢觀望縱賊不討唐書

高駢字千里唐僖宗廣明初駢為鎮西節度使時黃巢南陷廣
州駢遣將張濬以兵五千屯郴扼賊西路留後王重任以兵
八千並海進援循潮自將萬人繇大庾擊賊廣州且請起荆南
王鐸兵三萬壁桂水以邕管兵五千壁端州則賊無遺類帝納
其策而駢卒不行俄徙淮南節度副使駢繕完城壘募軍及
土客得銳士七萬乃傳檄召天下兵北討賊威震一時天子倚

以為重廣明初濬破賊大雲倉詐降巢巢不意其襲遂大奔引
殘黨壁上饒然眾亡幾會疫癘起人死濬進擊之巢大懼以
金啗濬賍書於駢丐歸命駢信之許求節度當此時昭義武
寧義武兵數萬赴淮南駢欲專已功以奏賊已破不須大兵有
詔班師巢知兵器即絕駢請戰擊殺駢乘勝度江攻天長始巢
在廣州求天平節度宰相盧攜善駢以有討賊功不肯赦巢與
鄭敏爭于朝故巢怨不得節度而駢因議不一亦不平至是欲
縱賊以資朝廷然後立功畢師鐸諫曰朝廷所恃誰易於公制
賊要害莫先淮南今不據要津以滅賊使得北度必亂中原駢
矍然下令將出師嬖將呂用之畏師鐸有功諫曰公勲業極矣
賊未殄朝廷且有口語沉賊平挾震王之威安所稅駕不如觀
釁求福為不朽資也駢入其計託疾亦可以出屯嚴兵保境巢

集事卷三十五
六十二
據滁和去廣陵纔數百里乃求援陳許巢逼揚州衆十五萬駢將曹全晟以兵五千戰不利壁泗州以待援駢兵終不出賊北趨河洛天子遣使者促駢討賊寇蓋相望俄而兩京陷天子猶冀駢立功眷寄未衰詔駢若諸將有功許墨制除授進位太尉東面都統駢終不出討賊欲併江東為孫策三分計

高駢陰圖害據被囚唐書

高駢字千里僖宗時為淮南節度後加侍中封渤海郡王時王室微駢都統三年無尺寸功幸國顛沛大料兵陰圖割據故肆為醜悖脅邀天子冀復故權用妖人諸葛殷為神仙術邀望畢師鐸發其姦欲誅妖人師鐸者駢之將也使孫約迎秦彥或謂曰足下向誅妖人故下樂從今軍府已安宜還政高公足下身與兵權在掌握四鄰聞之不失大義將未敢謀也若令彥

師兵非足下有也且秦稠封府庫勢已相足下如厚德方宜以金玉子女報之勿聽渡江假足下能下亦楊行密夕聞不測必至師鐸不決以告鄭漢璋漢璋曰善師鐸出高駢囚南弟不麾下求無厭燒貢奉樓數十楹取珍寶始自乾符以來貢不入天子貲貨山積私置郊祀元會供帳什器彈極功巧至為亂兵所剽略盡師鐸徙駢東第禽諸葛放腰下得金數斤百姓交唾拔須髮無遺再縊乃絕仇家睢其口云市人投瓦鏢擊尸俄而成冢

師鐸討姦唐書

畢師鐸唐僖宗時蔡賊孫儒兵略定遠聲言涉淮壽州刺史張翱奔告高駢命師鐸率騎三百戍高郵會秦彥遣秦稠率兵與師鐸合攻益急守陴者夜焚南柵以應于外師鐸入守將張全

延戰死呂用之距三橋殺傷相當駢從子傑率牙兵將執用之
以卑師鐸左鎮邪兵復斷其後用之懼乃出奔駢召梁繼謝曰
初不用子計以及此庸何追授以兵使保子城遲明師鐸縱火
大掠駢乃命徹備改服須其入師鐸見延和閣駢待之如賓即
署師鐸節度副使漢璋神劍以次授署秦稠封府庫以待師鐸
去丞相號于時何衛未謹駢愛將申及說駢曰逆人兵少弛願
奉公夜出發諸鎮兵還刷大恥賊不足平也若不決則及將不
得侍公因泣下駢懼怯不能用其策及乃匿去師鐸誅用之支
黨數十使孫約迎秦彥

崔胤梯禍唐書

崔胤字垂休朱全忠將篡奪顧已宰相恐一日及禍欲握兵自
固崔胤將挾唐昭宗幸荆襄而全忠方謀舉乘輿都洛懼其異

密表胤專權亂國請誅之即罷為太子少傅全忠令其子友
諒以兵圍開化坊第殺胤汴士皆突出市人爭投瓦礫擊其戶
年五十一元規陳班等皆死實天復四年正月胤罷凡三日死
死十日全忠脅帝遷洛發長安居人悉東徙屋木自渭循河下
老幼係路啼啼不絕皆大罵曰國賊崔胤消全忠賣社稷使我
及此先是全忠雖據河南顧疆諸侯相持未敢決移國及胤間
內隙與相結得梯其禍取朝權以成彊大終亡天下胤身屠宗
滅

崔胤心結全忠危國唐書

崔胤字垂休宰相慎由子也擢進士弟累遷武安節度使陸扆
當國時王室不競南北司各樹黨結藩鎮內相陵脅胤素厚朱
全忠委心結之全忠為言胤有功不宜處外故還相而逐扆光

化初昭宗至自華務安反側而胤陰為全心地俾擅兵四討帝
醜其行罷為吏部尚書復倚宸以相會清必無帥因拜胤清海
節度使始昭緯死皆王搏等白發其姦胤必是賜罷內銜憾慨
與搏同宰相胤議悉去中官搏不助請徐回之及是不欲外除
即漏其語於全忠令露劾搏交勅使共危國罪當誅胤次湖南
召還守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兼領度支鹽鐵戶部使而賜搏
死并誅中尉宋道弼景務脩由是權震天下雖宦官亦累息至
是四拜宰相世謂崔四入

崔胤附朱全忠劫特昭宗唐書

崔胤議以皇太子為元帥朱全忠副之示尊崇其功全忠內利
輝王冲幼故胤藉以請帝曰濮王長若何還禁中召翰林學士
韓偓以謀偓陰佐胤卒不能却全忠還東到長樂群臣班辭胤

下或問曰何以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高宗紹興元年八
月朝廷以為誠有奇策乃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
樞密院事

韓偓冒謀害汝愚宋史

宋孝宗將攢欽徽梓宮趙汝愚議攢官非永制欲改卜山陵與
留正議不合韓偓冒因而間之出正判建康命汝愚為光祿大
夫右丞相汝愚力辭至再三不許汝愚本倚正共事怒偓冒不
以告及來謁故不見偓冒慙忿簽書樞密羅點曰公悞矣汝愚
亦悟復見之偓冒終不懌自以有定策功且依託肺腑出入宮
掖居中用事朱熹進對以為言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同劾之
未果熹白汝愚當以厚賞酬勞勿使預政而汝愚謂其易制不
為慮右正言黃度欲論偓冒謀泄以內批斥去熹因講畢奏疏

極言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此弊不革臣恐名為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疏入遽出內批除熹宮觀汝愚袖批還上且諫且拜侂胄必欲出之汝愚退求去不許吏部侍郎彭龜年力陳侂胄竊弄威福為中外所附不去必貽患又奏近日逐朱熹太暴故欲陛下亦亟去此小人既而內批龜年與郡侂胄勢益張侂胄恃功為汝愚所抑日夜謀引其黨為臺諫以擯汝愚汝愚為人疎不虞其姦趙彥逾以嘗達意於郭杲事定冀汝愚引與同列至是除四川制置意不願與侂胄合謀陛辭日盡疏當時賢者姓名指為汝愚之黨上意不能無疑汝愚請令近臣舉御史侂胄密諭中司令薦所厚大理寺簿劉德秀內批擢德秀為察官其黨牽連以進言路遂皆侂胄之人會黃裳羅點卒侂胄又擢其黨京鏗代點汝愚始孤天子益無所倚信於是中書舍人陳傅良監察御史吳獵起居郎劉光祖各先後斥去群儉和附視正士如仇讎而衣冠之禍始矣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或教之曰彼宗姓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無遺侂胄然之擢其黨將作監李沐為正言沐彥穎之子也嘗求節度使於汝愚不得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乞罷其政汝愚出浙江亭待罪

韓侂胄斥朱熹為偽學求史

韓侂胄字節夫以父任入官歷閣門祗候宣贊舍人朱熹奏其姦侂胄怒使優人裁冠闊袖象大儒戲於光宗前熹遂去於是言路皆侂胄之黨趙汝愚之迹始危寧宗慶元元年侂胄引李沐為右正言沐嘗有求於汝愚不獲即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

將不利於社稷汝愚罷相時臺諫迎合侂冑意以攻偽學為言然憚清議不欲顯斥熹御墨云韓侂冑久任國柄輕啓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可罷平章軍國事翌日侂冑入朝震呵止於途擁至玉津園側殛殺之嘉定元年金人求函侂冑首乃命臨安府斲侂冑棺取其首遺之

郭宗假王命毒殺忠臣元史

趙炳字彥明甫弱冠以勲閥之子侍世祖於潛邸嘉其忠至元十四年加鎮國上將軍安西王相王府冬居京兆夏徙六盤山歲以為常王既址伐六盤守者構亂炳自京兆率兵往捕甫再旬元惡授首十五年春六盤再亂復討平之王還自北嘉賞戰功賚賜有加是歲十一月王薨十六年秋被旨入見便殿祖勞之曰卿去數載衰白若此關中事煩可知已詢及民間

病炳悉陳之因言王薨之後運使郭琮郎中郭叔雲竊弄威柄恣為不法帝卧聽遽起曰聞卿斯言使老者增健飲以上尊馬潼改中奉大夫安西王相兼陝西五路西蜀四川課程屯田事餘職如故即令乘傳偕勅使數人往按琮等至則琮假嗣王旨入炳罪收炳妻孥囚之時嗣王之六盤徙炳等於平涼北崆峒山囚閉益嚴炳子仁榮訴於上即詔近侍二人馳駟而西脫炳且械琮黨皆來琮等留使者醉以酒先遣人毒炳於平涼獄中其夜星隕有聲如雷

桑哥紊亂朝政元史

桑哥膽巴國師之門生能通諸國言語故嘗為西番譯史為人狡黠豪橫世祖至元中擢為總制院使桑哥嘗奏以沙不丁近授江淮行省左丞烏馬兒為叅政依前領泉府市舶兩司拜降

福建行省平章既得旨乃言於世祖曰臣前言凡任省臣與行省官並與丞相安童共議今奏用沙不丁烏馬兒等適丞相還大都不及通議臣恐有以前奏為言者世祖曰安童不在朕若主也朕已允行有言者其令朕前言之時江南行臺與行省並無文移事無巨細必咨內臺呈省聞奏桑哥以其往復稽留誤事宜如內臺例分呈各省又言按察司文案宜從各路民官檢覈通相糾舉且自太祖時有旨凡臨官事者互相各察此故事也從之

桑哥惑亂憲綱元史

桑哥元世祖時為總制院使時世祖幸上都桑哥言去歲陛下幸上都臣日視內帑諸庫今歲欲乘小輿以行人必竊議世祖曰聽人議之汝乘之可也桑哥又奏近來省臣檢責左右司又

簿凡經監察御史稽照者遺逸尚多自今當令監察御史即省部稽照書姓名於卷末如有遺逸易於歸罪仍命侍御史堅童視之失則連坐世祖從之乃答監察御史四人是後監察御史赴省部者掾令史與之抗禮但遣小吏持文簿置案而去監察御史遍閱之而臺綱廢矣

桑哥專殺元史

桑哥世祖至元中擢為總制院使總制院者掌浮圖氏之教兼治吐蕃之事御史臺嘗欲以章問為按察使世祖曰此人桑哥嘗言之及盧世榮見用亦由桑哥之薦中書省嘗令李留判者市油桑哥自請得其錢市之司徒和禮霍孫謂非汝所宜為桑哥不服至與相毆且謂之曰與其使漢人侵盜曷若與僧寺及官府營利息乎乃以油萬斤與臺吏王良弼嘗與人議尚書省

政事又言尚書鈞校中書不遺餘力他日我曹得發尚書姦利其誅籍無難桑哥聞之捕良弼至與中書臺院札魯忽赤鞠問款服謂此曹誹謗不誅無以懲後遂誅良弼籍其家有吳德者嘗為江寧縣達魯花赤求仕不遂私與人非議時政又言尚書今日覈正中書之弊他日復為中書所覈汝獨不死也邪或以告桑哥亟捕德按問殺之沒其妻子入官

王文統陰奪許衡等權元史

王文統字以道世祖時首擢平章政事為人忌刻初立中書時張文謙為左丞文謙素以安國利民自負故凡講論建明輒相可否文統積不能平思有以陷之文謙竟以本職行大名等路宣撫司事而去時姚樞竇默許衡皆世祖所敬信者文統諷世祖授樞為太子太師默為太子太傅衡為太子太保外佯尊之

嘗不欲使朝夕備顧問於左右也默嘗與王鶚及樞衡俱侍世祖面詆文統曰此人學術不正必禍天下不可處以相位世祖曰若是則誰可為者默以許衡對世祖不憚而罷

鐵木迭兒姦貪被劾元史

鐵木迭兒仁宗時既再入中書居首相怙勢貪虐兇穢滋甚於是蕭拜住自御史中丞為中書右丞尋拜平章政事稍牽制之而楊朵兒只自侍御史拜中丞慨然以糾正其罪為己任上都富人張弼殺人繫獄鐵木迭兒使家奴脇留守賀伯顏使出之伯顏持正不可撓而朵兒只已廉得丞相所受張弼賂有顯徵乃與拜住及伯顏奏之内外監察御史凡四十餘人共劾鐵木迭兒禁黜姦貪陰賊險狠蒙上問下蠹政害民布置瓜牙威讐朝野凡可以誣陷善人要功利已者靡所不至取晉王田千餘

欽興教寺後墻園地三十畝衛兵牧地二十餘畝竊食郊廟供
祀馬受諸王合兒班答使人鈔十四萬貫寶珠玉帶襪靴幣帛
又計鈔十餘萬貫受杭州永興寺僧章自福賂金一百五十兩
取殺人囚張弼鈔五萬貫且既已位極人臣又領宣政院事以
其子八里吉思為之使諸子無功於國盡居貴顯縱家奴陵虐
官府為害百端以致陰陽不和山移地震災異數見百姓流亡
已乃恬然畧無省悔私家之富又在阿合馬桑哥之上四海疾
怨已久咸願車裂斬首以快其心如蒙早加顯戮以示天下庶
使後之為臣者知所警戒奏既上仁宗震怒有詔違問鐵木迭
兒匿興聖近侍家有司不得捕仁宗不樂者數日又恐誠出皇
太后意不忍重傷弗之乃僅罷其相位而已

太不花玩兵養銳元史

太不花弘吉剌氏順帝至正十五年復拜湖廣行省左丞相
制湖廣荆襄諸軍招捕沔陽湖廣等處水陸賊徒會朝廷復拜
太平為中書左丞相太不花聞之意不能平歎曰我不負朝廷
朝廷負我矣太平漢人今乃復居中用事安受逸樂我反在外
勤苦邪及擊賊賊且退諸將皆欲乘勝渡江而太不花乃反勒
兵而退以養銳為名其後賊犯汴梁守臣請援兵至十往反太
不花乃始率兵援汴梁而猶按甲不進時睢毫太康俱已陷邊
警日急或諫之曰賊旦夕且至丞相兵不進何也太不花顧左
右大言曰我在何物小寇敢犯境邪若等無多言我自有神策
也既而縱軍出掠百里之內蕩然無遺繼又渡師河北聲取曹
濮遂駐于彰德衛輝伐而曹濮之賊奔竄晉冀大同亦相繼不
守遂蔓延不可制朝廷以為憂兩遣重臣諭以密旨授之成筭

而太不花恬不為意是時其子壽童以同知樞密院事將兵分討山東久無功嘗以事入奏語言有驕慢意帝由是惡之

搠思監姦讒誤國被殺元史

搠思監起為遼陽行省左丞相未行順帝至正二十年三月復拜中書右丞相時帝益厭政而宦者資正院使朴不花乘間用事為姦利搠思監因與結構相表裏四方警報及將臣功狀皆壅不上聞孛羅帖木兒廓擴帖木兒各擁強兵于外以權勢相軋釁隙遂成搠思監與朴不花黨於廓擴帖木兒而誣孛羅帖木兒以非罪二十四年三月帝因下詔削奪其官爵且命廓擴帖木兒以兵討之而宗王不顏帖木兒秃堅帖木兒等皆稱兵與孛羅帖木兒合表言其無罪於是帝為降詔曰自至正十一年妖賊竊發屬嘗選命將相分任乃職視同心膂凡厥庶政悉

以委之豈期搠思監朴不花寅緣為姦互相壅蔽以至在外宣力之臣因而解體在內忠良之士悉陷非辜又復奮其私讎誣構孛羅帖木兒老的沙等同謀不軌朕以信任之專失於究察遂誦兵往討孛羅帖木兒已嘗陳詞而乃寢匿不行今宗王不顏帖木兒等仰畏明威遠來控訴以表其情朕為惻然興念而搠思監朴不花猶飾虛詞簧惑朕聽其以搠思監屏諸嶺北朴不花竄之甘肅以快衆憤孛羅帖木兒等悉與改正復其官職然詔書雖下而搠思監朴不花仍留京師四月孛羅帖木兒乃遣秃堅帖木兒稱兵犯闕必得搠思監朴不花乃已帝不得已縛二人畀之遂皆為孛羅帖木兒所殺已而監察御史復奏言搠思監矯殺丞相太平盜用鈔板私家草詔任情放選鬻獄賣官費耗庫藏居廟堂前後十數年使天下八省之地悉致淪陷

乃誤國之姦臣究其罪惡大赦難原曩者姦臣阿合馬之死剖棺戮尸搨思監之罪視阿合馬為有過今其雖死必剖棺戮尸為宜有旨從之而臺臣言猶不已遂復沒其家產而竄其子宣徽使觀音奴於遠方搨思監早有才望及居相位人皆仰其有為遭時多事顧乃守之以懦濟之以貪遂使天下至於亂亡而不可為論者謂元之亡搨思監之罪居多云

哈麻姦謀不軌被杖殺元史

元順帝時哈麻既為相自以前所進蕃僧為恥告其父禿魯曰我兄弟位居宰輔宜導人主以正今禿魯帖木兒專媚上以淫褻天下士大夫必譏笑我將何面目見人我將除之且上日趨於昏暗何以治天下今皇太子年長聰明過人不若立以為帝而奉上為太上皇其妹聞之歸告其夫禿魯帖木兒恐皇太子

為帝則已必先見誅即以聞于帝然不敢斥言淫褻事第曰哈麻謂陛下年老故耳帝大驚曰朕頭未白齒未落遽謂我為老耶帝即與禿魯帖木兒謀去哈麻雪雪計已定禿魯帖木兒走匿尼寺中明日帝遣使傳旨哈麻與雪雪毋早入朝其家居聽旨御史大夫搨思監因劾去哈麻與雪雪罪惡帝曰哈麻雪雪兄弟二人雖有罪然侍朕日久且與朕弟懿璘質班皇帝實同乳可姑緩其罰令其出征已而中書右丞相定住平章政事察哥失里復糾劾哈麻雪雪之罪不已乃命其兄弟出城受詔遂詔哈麻於惠州安置雪雪於肇州安置比行俱杖死哈麻既死仍籍其家財也先帖木兒所封之庫藏其封識固未嘗啓也哈麻兄弟寵幸方固而一旦遽見廢外人皆謂帝怒其譖害脫脫兄弟之故而不知其罪蓋由於不軌其兄弟之死人無恤之者

111X
4
30